



是本心得于拜经楼中前有陳季菴相國夫
人徐湘蕙女士名號印蓋陳氏舊藏本也
卷中遇孔聖得法直書不避康熙間鈔
本也孔聖神哉

朝雍正六年始奉頒天下學宮先闕末一
直汝乃加是方戊辰三月翰記



棗林外索



楚左史倚相能墳讀墳典丘索之書後人各有解而於
八索或云即八卦也大易探賸索隱故司馬貞有史記
索隱過此無聞焉子姓好涉獵雖家無藏簡時閱於市
或乞覽其犁然當於心者嘗寸紙錄之投空函中積若
千紙猶陶宗儀之篋也於是傾函而汰之幽賞僻證頗
掃耳目之凡近或見聞共著亦貴其冷雋有裨帳沈恨
囿於管蠡之內一窺一測於四庫五車尚未染其指敢

云餽糟啜醴哉祗可自怡遂題其簡端曰棗林外索棗
林吾家所自始也樂操土風不忘本也且辱在泥塗帖
之嗚之足矣或以左史倚相司馬貞若而人設相值於
中原則若之何曰陳蔡之賦不足役也謹避君三舍
甲午秋七月庚戌談遷書於燕郊之晨露下

棗林外索目錄 初集

天地

盤古塚

遂人氏

伏羲氏

神農氏

蚩尤塚

赫胥氏

上古殺諫臣

黃帝

倉頡

玄武神

荆茹豐

常儀

老童二負

堯祠

古字

巢父許由

虞舜

舜妹画

舜弟象

舜三妃

善卷

臯陶喑

后稷孫

四凶

伯益蟲王祠

禹治河

河源

導江

九州

禹碑

石紐鄉

伯益

鸞熊

夏時

三毫

伊尹

鬼方

彭祖

文王翦商誤

世西伯

文王繫文

伯邑考

紂

伯夷叔齊不叩馬

太公望

微子

箕子

比干墓

麦秀之歌兩見

殷頑民

召公奭

八士墓

文王武王周公墓

二南

騶虞

微仲

周禮

司烜氏

周昭王不溺死

穆王八駿

履霜操

河伯

黍離

東西周

石鼓文

春秋正朔

郭郭公

左傳

息媯

管仲

曹沫

子產別字

子皮廟

魯僖公六事自讓

介子推游仙

魏太子取石

孫叔敖

程嬰公孫杵臼

夷庚

昭穆

提月

周道倭遲

易牙

萇弘血

老子

闕尹子

孔子

少正卯

孔子弟子

項橐

程子

墨子回車

晏嬰

柳下惠

顏回曾參仲由冉耕

甯戚

甯鳴犢犛華

浴沂

檀弓

子貢滅鬚

日夜食

宰我

莊子逍遙游

漆園

田常

秋胡婦

大學

詩小序

念

伍員

計然

西施

鬼谷子

雍門之荻

慎子

范蠡隱太湖

句踐

五丁峽

靳尚

胡服

豫讓

段干木

塚書

汲冢周書

西門豹史起

媵臘

蘇秦詩

周破胡

穰苴

孟子

屈原

陽臺

莊豪

聶政琴曲

熊相攻秦非熊槐黃金臺

邯鄲

孟嘗君

五月五日生

廉頗墓

白起詔栗

叢臺

羅敷

邯鄲步

記里鼓車

蜀侯

白虎

荀卿

遺姓

李斯

孟姜女

坑儒谷

呂毋塚

高漸離

秦始皇壁銘

泰山秦碑

秦駐山碑

鞭石

會稽秦碑

追謚秦皇帝

長城

王次仲

呂不韋之後

魏王子騫

項羽

范增井

項伯

鵝鴿井

吕后父

陳平

陳餘

叔孫通

侯公

紀信

蕭何

韓信

丁公

四皓

應曜

戚夫人

張良

顏羨侯

堯舜禹湯

未央宮

甘泉宮

長樂宮

諸陵

漢紀

許負

成進諫擊匈奴

陽甲城

南北軍

未央宮瓦

新語新書偽撰

薄太后

伏生女

樊噲

孫邛

文翁

周亞夫

楚王戊太子

董仲舒

七

酒池

巨靈

壺關三老

詛呪

蜀

嚴君平

嚴君平友

公孫弘

公孫敖

霍去病琴歌

鄒子樂府

枚乘

李陵臨沅令

八公

司馬相如弟子

文君甕盤

柏梁詩

思子臺

茂陵

衛太子

烏孫公子琵琶

主父偃

東方朔疑冢

東海孝婦

藻祭金馬碧雞文

古詩觸諱

趙李

古文尚書

蘇武

撐犁

王昭君

朱雲殘酷

梅福請封孔子後

揚雄

公主峰

馬適求田強

西京雜記

常氏兄弟

光武微時子

壽陵

攀倒井

光武故人

馮異母

伏波將軍

黔貢道番禺

銅船

銅柱

班固漢書

石敢當

射鳥辭

陳蕃兩郡懸榻

陳元幹留左氏學

童恢

章帝耕懷縣

孝子

泰山都尉孔寅碑

張道陵

大人丈人

潛火剛火

石經

義田

手文小同

董永孝感

蔡琰

先氏女

漢壽亭侯

張魯母

陶謙

魯王梁王二策

木牛流馬

諸葛亮

龐統

關羽

孟獲說夷

梁父吟

張飛

馬謖

閔興

廖式

卻正張通

棗林外索

天地



鹽官談遷孺木輯



皇甫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二千九百三十

二里分為十二次、三十度三十二分度之十四各以附其七

宿間距周天積百七萬九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九十

一里故日月所照三十五萬里

騶衍曰中國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

鄭氏曰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媿訾衛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鷄首秦鷄火周鷄尾楚也壽星鄭也大宋析木燕也此十二次之野也

盤古塚

大觀圖經云塚在江都縣西四十里上有盤古廟其像披髮席地而坐蓋在成都禮殿畫像也按路史洪荒之世相傳長淮之間有巨神出焉駕六蜚羊次人皇氏而居天下盤古之名豈謂此耶揚州府志又河間青縣南七里有墓其港以盤古為名

燧人氏

路史及通鑑前編燧人游於日月之都寓於南垂楚南垂也虜道南楚紀今楚溪洞諸蠻擊石取火刻木矢信猶有燧人之風

伏羲氏

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孟康曰伏羲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

銅梁李柏山先生問張佳胤肖甫曰六十四卦始於何時肖甫曰文王重之先生曰非也觀繫詞取諸渙等卦則三皇堯舜

時事書言龜筮協從則唐虞時事則六十四卦上古已然矣又曰古人釋經不敢自信故傳不與經相參小象原自為類試讀之無不叶韵至後儒始分經傳故宋人俞琰集說不為無見若使易無叙卦傳不知後人將六十四卦顛鑿何狀矣居來先生集易之書未嘗不戒故以未濟歸焉說者以為既濟豈聖人之意乎蓋閔朗子明以六變之說解易故其言曰易以既濟終焉洵辭伏羲文王墓前著艸季子墓前挂劍艸鄭玄讀書山下書帶草嚴陵白茅孝女拖芭艸皆偃仆

神農氏

隋州厲山鄉有神農社又有神農井生而九井皆出塚在鄂縣包曦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以淳于俊對高貴鄉公言也漢魏間人士守經甚嚴斯言必有所本陸深傳疑錄蚩尤塚
真定蚩尤塚七所每當祭蚩尤其日白氣貫天

赫胥氏

赫胥氏造梳二十齒

寶髮

上古殺諫臣

上古東里子栗陸氏臣箕文夙沙氏臣值直諫被殺

黃帝

黃帝傳七十世尸子史記及通鑑前編止八代

黃帝堊橋山在中部縣東北二里其山形如橋沮水環遶之山
南麓有黃帝廟山周城塹五里餘樹百萬餘株橫順成行參天
傲日舊傳黃帝騎龍升天其臣左徹感思取其衣冠几杖而廟
祀之出於秦皇漢武時方士之說固不足信至謂堊衣冠於此
者乃臣子不忍直言堊黃帝故曰堊衣冠猶稱君堊曰晏駕雍
勝畧

烏號為黃帝乘龍事又武陵寰宇記延溪有柘樹若干枝條暢
茂嘗烏集其上枝下垂及地烏去枝偶折群烏號嘯不已主人
取其枝為弓名烏號

倉頡

倉頡黃帝史官生而神靈有四目觀鳥跡虫文始製文字南樂
縣吳村人

禪通記史皇氏倉帝名頡有睿德生而能言及長登陽墟山瞻洛水之汭靈龜負書遂創文字文字成天雨粟鬼夜哭居陽武而葬利鄉陽武縣志

玄武神

黃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高陽氏陶七河之津是為玄帝也役御百神召至雷電乘結元之車周旋八卦外諸有洞臺之山陰宮之丘皆移安息之不封而填之鑄羽山銅為寶鼎以獻於神峰大約與黃帝鑄鼎首山事同陶貞白與楊許諸仙往來親得其說而紀之尚有可信若夫爭樂國王之說俚甚不足存者朱公安游太和記

荊茄豐

玄中記黃帝之臣有荊茄豐左傳註楚有茄人城張楫音荷古樂府鷺何食、茄下丹鉛四錄

常儀

漢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周官註云儀字古音俄今月中嫦娥之說本於此又有引天問云何羿射夫河伯

而妻彼洛濱以為羿妻乃宓妃真夢中辨夢古詞皆託言河伯
豈可射水神豈可妻古人蓋以刺夫有權力而妄冀者隱其詞
為喻耳馮元成集

老童貳負

老童即騮山神耆童也顓頊之子其音常如鐘磬泰容黃帝樂
師也

䟽屬山今延安綏德州山海經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殺竇窳
帝乃桎之䟽屬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本在開
題西北漢宣帝使人登上群䟽屬山於盤石室中徒裸被髮反
縛械一足因問群臣莫能曉劉向按此言對之宣帝驚異始重
文學

堯祠

金章宗承安二年唐山縣夏旱邑民禱於堯祠如期而雨秋稼
未登民艱食神降靈默諭近祠民曰山陽石盡為麩矣可取而
食掘試之果獲麩饑者賴以全活傍郡聞之來取者日萬餘人
迨穀登始無麩順德府志

古字

益為翳契為高臯為咎君牙為君雅此古聲之通用也同音而異文者陶為繇垂為佺絲為鮫虺為偁紂為受罔為髀此古字之通用也

巢父許由

巢父故居在東昌

許由友嚴僖蜀之嚴道人

張華博物志稱司馬遷云無堯以天下讓許由事楊雄亦云夸大者為之樓賜叔度曰抄云從來人以莊周盡是寓言卻不曾深考如堯讓許由依舊是有此人蓋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許由亦其一也以當時咨四岳觀之則堯有讓四岳事但周之言文飾過當耳左傳云夫許太岳之後杜注云堯四岳則太岳非由乎高士傳堯召許由為九州長豈即之岳之任與按伯夷傳太史云箕山有巢由塚是不疑為無是人矣古人之名不見於六藝何止由光而統欲蔑之耶揚誠齋有詩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子雲之見議於人宜矣李漁河南通志

舜

羅泌云嘗見漢劉耽所書呂梁碑字為小篆而訛泐者過半其可讀者僅六十言碑中序虞舜之世云舜祖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叟產舜質之史記蓋同出自黃帝此可以洗二女同姓尊卑為婚之疑又他碑所載后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窟不窟下傳季歷猶十有七世而太史作周紀拘於國語十有五王之說乃合二人為一人又刪縮數人以合十五之數不知國語之說十五王皆指其賢而有聞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止十五世太史公亦迂哉揚慎丹鉛錄

帝舜仲冬朔巡狩至大茂山阻雪遙行望秩禮忽廟旁飛一石墮帝前又五載巡狩其石飛於真定曲陽故石旁亦有廟其石曰安王石三代而下歷秦漢隋祀北岳於渾源之恒山五代失河北宋界白溝河遂祀北岳於真定之曲陽其石長九尺廣四尺厚一尺二寸於舊窟廣狹不少與曲周縣志

舜崩於蒼梧非鳴條即宋道州土人述舜丹成蛻去如軒后堊

衣冠故事馮元成集

舜妹畫

世但知封膜作畫不知自舜妹嫫始客曰惜其神技創自婦人
吳郡沈顓畫塵畫

舜弟象

永州零陵縣有鼻墟宋類苑云道州永州之間有地名鼻亭窮
崖絕徼非人跡可歷去兩州各二百餘里舜封象於有庠蓋此
地又道州北六十里舊傳象封於此後人祠祀之唐刺史薛伯
高毀其祠柳宗元作斥鼻亭記云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
州考民風披地圖而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為子則傲以為弟
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
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又 國朝王
守仁 象祠記

舜三妃

舜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
帝王世紀

馮元成游桂林見有舜祠詢之諸生云此地皆苗人裔自干羽
兩階之後家家祠舜因訛而為舜沒於此至稱妃二妃哭舜泪
滴於竹生斑竹不知舜娶二嘗女昔未三十古者二十而嫁二
妃時必二十矣舜年百有十歲而終則二妃計亦百歲豈能盡
止恙相携至於窮荒地耶

善卷

善卷舜七友之一 見莊列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不受武陵有善卷壇辰溪有善卷塚宜
興有善卷洞宋政和間賜號遜世高蹈先生

臯陶喑

淮南子臯陶喑而為大理此劉安怪誕之說石泉嘗云即使臯
陶喑而為大理民亦不寃也蓋假令之詞耳謂臯陶真喑則虞
書臯陶孰都而孰俞之焦周說楷

后稷

后稷之孫叔均始教牛耕山海經

四凶

史記舜本紀舜歸而言帝請泚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東山以變東夷繇此觀之四族之罪皆非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為要荒之君長耳東坡志林

繇治水無績自沈羽淵化為玄熊號河精

開州城西十里繇隄自濬縣入界相傳繇治水時所築又慶雲縣南四十里長城嶺乃伯禹所築古九河隄也

三山尚書作名从人在山上唐玄宗易以今文危字

伯益蟲王祠

密縣蟲王祠云百虫將軍乃烈山澤之伯益也歲祀令必躬臨祠祀最古密縣志

禹治河

禹治水河從積石東北而南計三千里至龍門為西河冀州呂梁山山峻流激從呂梁山北鑿龍門以殺水勢導之又南至華陰自南而東至底柱今河南陝州之三門山也又東經孟津過洛汭經鞏至於大伾今大名濬縣臨河之山也北過泲水今真定

冀州枯澤渠至於大陸屬中山今真定邢趙深三州地也北分其勢為九河復聚為逆河蓋迎之以入於海簡潔一水先儒誤分為二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徒駭等河故道皆在河間滄州南皮東光慶雲獻縣山東平原海豐由寧津吳橋南皮諸處直達東海周定王五年河徙於礫始矣故道漢文帝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在今河南延津滎陽諸縣至於大名清豐武帝時溢平原今德州也徙頓丘今清豐縣也又決濮陽甄子口今開州界也注鉅野今濟寧州即大野也始通淮泗元帝時決館陶今臨清也又決清河靈鳴犢口今高唐州也成帝時決東郡金隄決平原溢渤海清河信都渤海清河今高唐州一帶信都今冀州界唐玄宗時決博州溢魏州博州今東昌魏州今大名也五代時決鄆州博之楊劉滑之魚池鄆州今鄆城縣楊劉今東阿縣也一統志徒駭河在滄州廢清流縣西北二十里大史河在南皮縣治北馬頰河在東光縣界胡蘇河在慶雲縣西南簡潔河在南皮縣城外十餘步鈎盤河在獻縣東南二百八十里禹津河在慶雲縣又在樂陵縣西三十里世稱九河所在與此多不合

又先儒程氏以為九河之地已淪於海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
苞淪於海此蓋後世新河而傳以舊名耳今亦湮塞姑存於此
慶雲縣志胡蘓河在縣西南十里濠志云以其水散若胡鬚故
名禹貢許商注在東光無棣之境

鬲津河在縣南近城輿地記云在無棣濠志云鬲鬲足空也河
勢据高敞陷肖形焉故名今河廣可里許自西南繞城下東北
入海萬曆六年本郡檄欲開掘通德州四女閘河入海河間府
志云鬲津見在東光鬲縣界中寧津非其地也

簡潔河禹貢曰簡曰潔為二河今合為一在縣南四十里土人
訛呼為獻河河間志曰在滄州之臨津縣滄州無所謂臨津者
獨慶雲瀕大河而立邑古棣城亦去古黃河不遠郡名滸水亦
似臨津之義古臨津注云在樂陵縣東今慶雲在樂陵東三十
里簡河故道宛然山川之不改其故處也如是其水漫、經縣
南又繞東北經棗園橋入海

覆舖河古名覆盆在慶縣雲南二十三里爾雅云狀類覆舖故
名寰宇記云在無棣縣慶雲古之無棣也輿地記曰在陵縣西

三里山東通志曰覆鬴河自慶雲經海豐入海陵縣在慶雲之西海豐在慶雲之東未有流經陵縣海豐而不由慶雲者也鈞盤河在慶雲縣南二里治河通考云鈞盤河在獻州東南二百八十里獻州今為獻縣在慶雲西北慶在獻東南二百六十里河在縣南又二十里山河之不改其故道也如是

馬頰河在慶雲縣南二十里土人呼為頰河里河有灘數處國初設頰河灘牧馬草廠二處見古碑即禹貢之馬頰河也爾雅曰狀頰馬頰故名縣南鈞盤簡潔諸水悉匯於此流至海豐縣入海

河源

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黃河為抹處羆牛河為必力處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則流入羆羆牛河東北之水是為河源余西還宿山中嘗飲其水番人戲相謂曰漢人今飲漢水矣其源東抵崑崙可七八百里今所涉處尚三百餘里與崑崙之水合流中國相傳以為源自崑崙非也崑崙名麻琿刺其山最高大四時常雪有神居之番書載其境內祭祀之

山有九此其一也并記之 元僧宗泐

俞安期曰余志湟中賦黃河歷攷載籍則今所稱積石山在河州西寧境者皆訛是積石者即漢之河關縣山也唐咸亨中薛仁貴征吐蕃敗績大非川失積石以東之地乃以河關靜邊鎮置積石軍其後又陷於吐蕃久之長慶中劉元鼎使吐蕃遂指積石軍為積石山後世紛々祖其說以攷山海經及水經諸書為荒唐也按山海經云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郭璞註云山在河關縣西南羗中班固西域傳云河有葱嶺于闐兩源合而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其水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山為中國河范曄漢書並同水經與山海經文合酈道元注謂之重源後漢書曰段熲自湟中追燒當羗且闐且行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隋書曰宇文述追破吐谷渾得地四千里註云有積石山河水所出又有烏海唐貞觀中李靖等西征吐谷渾軍次鄯州始議所向窮追出塞行空荒之地二千里乃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觀河源嗟乎山海水經固為荒唐而兩漢書及隋唐之史所載皆盡

非乎况張守節為唐開元中人作史記正義猶云河州有小積石山河源出大崑崙山入鹽澤東南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入東北流至小積石山則禹貢所導積石山尚在今所謂星宿海河源之上獨不觀唐史所云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之文可為的証乎

崑崙山在肅州衛西南二百五十里俞安期曰按范曄後漢書志郡國云臨羗有崑崙山班固漢書志地里山在金城郡臨羗縣註云西北有西王母石室仙海鹽池西有弱水崑崙山祠至唐而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其國中長慶中劉元鼎使吐蕃稱三山中高四下曰柴山古所謂崑崙虜曰悶母黎山勝國潘昂霄黃河記云吐蕃朶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即崑崙山國朝洪武三年西平侯沐英九年征西將軍鄧愈追羗人至此山咸云是崑崙山始於涼張駿時馬岌傳會獻諛之言也馬岌為涼酒泉太守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周穆王見西王母謂岌山宜立王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西王母既祠岌後范曄遂以崑崙載之臨羗而注班固地里志者亦仍曄書張大之詞諸地

志酒泉之南山非臨羗之西北乎然禹本紀云河出崑崙崑崙
甚高三千五百里餘其上有醴泉華池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
也龍魚河圖云崑崙山天中柱也水經云崑崙墟在西北去嵩
高五萬里河水出其東北阨淮南子云高萬一千里有奇上有
木禾珠樹佛圖調西域志云阿耨達大山其上有大淵水康泰
扶南傳云天竺恒水之源乃極西北出崑崙山穆天子傳云天
子自崑崙山入於宗周乃里西土之數自宗周滙水以西至於
崑崙側瑤池上萬有一千一百里酈道元注水經按是數說參
以山海經謂里至互殊非所譯究蓋攷之山海經而不悟崑崙
有海內大荒之別也山海經之海內西經云海內崑崙之墟在
西北帝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百神之所在河水出其東北
隅入禹貢所導積石山郭璞註云言海內明海外復有崑崙山
又山海經之大荒西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
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
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女是
有二崑崙焉蓋穆天子所登乃海內之崑崙班固西域傳所載

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里餘東則接漢院以玉門陽
關西則限以葱嶺計其里至度其在所是介葱嶺于闐之間矣
葱嶺以西為天竺國又西有大崑崙是為天柱是為地中山海
經所謂大荒中之崑崙西域志所謂阿耨達大山禹本紀所謂
去嵩高五萬里水經所謂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又
南入葱嶺山者是已班固所謂河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是其
復出之源也張騫尋河源至于闐葱嶺以為河源而司馬遷
遂有烏覩崑崙之論不信夫禹本紀山海經之載又言九州山
川尚書近之獨不覩尚書亦有織皮崑崙析支渠搜之紀乎又
水經載河水由葱嶺經西域十三國而注沕澤班固載河有葱
嶺于闐兩源合而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即沕澤也去玉門陽
關三百里廣袤三百里其水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山為中國河
范曄載西域內屬諸國自玉門陽關西至葱嶺六千餘里其紀
河源與固同夫漢自燉煌西至鹽澤列起障戍已校尉屯於車
師都護之府置於烏壘介西域之中督察動靜是葱嶺于闐之
流入於蒲昌澤之官卒目所經見固曄之載諒非繇邈計度之

詞水經所載十三國道元亦引固擘之書入証往往臆合亦非
誕妄由漢以來彰較著嗣後唐咸亨中薛仁貴征吐蕃取績
失河湟以西之地移置積石軍於河閔靜邊鎮今河州所謂積
石山以西地也久之遂訛河州以西之山為積石而以積石東
北星宿川為河源而崑崙益為明証遽入於酒泉臨羗之境矣
且尚書崑崙析支渠搜次第叙之夫析支即河曲羗所居都實
所稱九渡水渠搜在今榆林北去析支之下五千餘里崑崙應
在析支之上而都實稱自九渡行二十六日程始至崑崙南
則崑崙在析支之下矣有是理哉大都唐自肅代之季吐蕃據
有河湟華夷隔越既易五朝歷數十年邈無經載迨於劉元鼎
使吐蕃胡怪乎承襲夷族之言務為矜奇之說而杜佑之通典
歐陽玄之廣記馬端臨之通考不攷前代之籍堅執乎元鼎之
詞極詆山海水經以及班固郭璞鄴道元之傳是不悟元鼎所
記之地皆漢隋唐初諸將如段熲宇文述李靖侯君集李道宗
經行之地也至於潘昂霄之記一出奉為指南以至今日俾崑
崙之墟千載下移深可慨矣

導江

國朝鄭楷長江萬里圖記按禹貢導江自岷山或謂初甚淺隘
春冬可涉東南七八折行千餘里播為南江北江益深廣演迤
又西至灌口其波蕩激不可過太守李冰鑿離堆以分其勢別
流至成都引以溉田畝皆常稔稍下至彭山復與經流合少折
而東南行七百里至嘉定合雅州水湍最悍春撞湍吼曲行五
百里過叙州合馬湖水稍東南行四百里至瀘州北折二百里
復東行五百里少南又東行三百里至重慶合嘉陵水三折北
東南行過長壽東行過涪州合彭水行北稍東至鄞都北行過
忠州三折而東至萬縣自重慶約千五百里又東行五百里則
白鹽赤甲諸峯正在望中夔城居瀕瀕堆上十五里城下魚復
河有武侯八陣圖亂石隱隱可見瀕瀕石高可二十丈當瞿塘
峽口自是山勢東隘水深不可測陽臺十二峯突兀霄濛間水
委蛇而行沉沉無聲窮猿古木豐草怪禽空響相答又歷巴東
至歸峽兩崖倚天或斷或裂行可七百里乃出硤山勢剽開望
夷陵如尺咫由夷陵東北行五百里至荊州流始緩廣可六七

里東南行五百里至巴陵合洞庭諸水流益漫衍北行五百里
至武昌合漢水廣可十里自武昌東北行至黃蘄九江五百餘
里與彭蠡水合北行四百里過安慶水極深險盲風怪雨發作
無節舟人以江豚雲氣為候過池州太平北合無為肥水南合
當塗水過采石磯至大勝關約七百里過漕渠環京師城下北
過龍灣揚子廣可四十里至鎮江又引渠通淮轉漕千餘里過
江陰入於海

九州

禹貢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周禮揚荆豫青兗雍幽薊 爾雅
冀豫雍荆揚兗徐幽營

禹碑

夏禹隨山導水功成刊石衡山輿地紀勝云在岫嶠峰又傳在
衡山縣密雪峰昔樵者見之宋嘉定初蜀士因樵者引至其所
以紙打碑凡七十二字刻之夔門觀中隨俱亡後僉憲張季文
自長沙得之嘉定中何致子一摹刻於嶽麓書院皆蝌蚪文字
凡七十七字不可曉碑旁小書云右帝禹刻南岳密雪峰山頂

之間水繞石壇之上內三字剝落 明嘉定初國子生沈鎰自謂能辨其文云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水處與登鳥獸之間參身洪流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不辰往來平定華嶽泰衡宗跡事哀勞餘伸裡鬱塞昏徒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鎰又為釋義謂得此刻禱夢夜一長人挈一古餅授鎰其色黃高尺許上方下員腹內金環四口旁橫書三字曰某宮造下有篆文如龍蛇草木形寤而忘首一字起誦碑文恍然有省竊為註釋志之時大司馬湛若水守南國子祭酒沈生以是碑見湛書其後云右沈鎰所辨神禹碑文也禹篆與後來篆法懸絕於所攷信然吾方以不得攷其文契其義以為憾見生此辨已一快於心遑知其然否乎且沈生自叙夢長人所遺器與字豈不異哉宜從刻諸碑陰以俟後之君子必有能識之者竊謂蚪蚪文字若孔氏所藏書魯共王出之壁中當是時已謂蚪蚪書廢已久時人弗能知者何言後世且所釋止據後世楷書一端髣髴擬之於六書猶為未盡又何言蚪蚪哉此碑為禹所遺也疑乃其文義闕之可也萬曆間副使管

大勳刻置石鼓書院 衡州府志

尚書顧璘曰余登衡山陟祝融之顛下尋方廣經岫嵗之麓未
上訪從行道士云山無禹碑雖巖間或有古刻皆已磨滅不可
識矣沈生所得碑本乃嘉靖初長沙太守新安潘君鎰得於嶽
麓書院小山草莽間刻苔剔土搨傳人間蓋宋人所模刻也生
誤傳以為禹本刻甘泉亦未之考蓋禹去今數千年衡山石質
踈厲當時無碑碣必刻之巖間風雨水雪之所剝落泥沒久矣
計宋時亦已無跡故歐陽諸公集古錄等編皆無載此又貴於
宣王石鼓使有之豈皆或遺之哉度宋人其刻亦前古流傳搨
本余初見亦疑禹稱王不宜稱帝今乃帝禹刻三字即宋人所
題偶誤耳余昨經寧遠榻九疑山蔡伯喈隸銘亦出宋人所補
幸有題識可考則漢刻山巖者在宋已滅况三代之初乎泰山
石堅故秦刻猶存昨觀衡山前代題名唐惟李義山三字在祝
融共六朝以前無存者大抵山石易損故耳豈前此一無題識
耶然上古書跡自是異寶雖傳刻固可貴也古者書法之興皆
取象山川虫魚草木之類禹精於水今篆體皆有流水形出禹

無疑獨幸沈生精思妙契釋文見義謂非神授不可也揚殿元
用修在滇南釋之僅數字亦同尤可見人心之靈聖跡之妙天
然符合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否則千載之下萬里之外安得不
約而同若是乎嘉靖戊戌二月既望東橋居士顧璘書於靖陽
行臺馮几集

何侍郎喬遠曰禹碑後人贗作古人書皆瘦勁蒼頡倣鳥跡為
書時未有筆安得肥澤如物象然若筆為之且禹書淳化帖有
其文豈如此肥澤耶

謝肇浙曰衡山祝融之碑非篆非籀非虫非鳥後人以意
傳會強合成文雖曰禹蹟吾未敢信以為然

石紐鄉

帝王世紀禹生石紐按石紐村在石泉縣境禹廟在四川茂州
東門

伯益

伯益即伯翳也秦聲以入為去故謂益曰翳也字有四聲者多
轉用如益之為翳去聲契之為高去聲皋之為咎去聲君牙之為君雅

者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異文者如陶之為繇垂之為
僮繇之為鮫虺之為僇紂之為受罔之為羿是也此古字之通
用也史紀五帝本紀言益秦本紀從翳蓋疑而未決也重黎二
人而合為一則楚有二祖也四岳為齊世家之祖而總叙齊人
伯夷之後則齊又二祖也此其前後必出於談遷二手矣故其
乖刺如此羅氏路史因之真以益翳為二人又以柏翳為臯陶
之子則嬴卽季三姓無辨矣且楚人滅六國之時秦方盛於西
徐延於東趙基於晉使柏翳果臯陶之子滅文仲安得云臯陶
不祀乎又以益為高陽氏之才隕數至夏啟時則二百有餘歲
矣夫堯老而舜攝舜耄期而薦禹豈有禹且老而薦二百歲以
為身後之計乎金履祥伯益辨

益字隕數帝高陽次子伯益也 水經注

鬻熊

夏鬻熊為宗伯唐天寶六載詔配享禹於安邑又文王師鬻熊
楚之祖也鬻子年九十見文王又武王問鬻子守而存攻而得
戰而勝又成王問鬻子興國之道是歷三世壽當百五十餘歲

古鬻子二十二篇今存十四篇賈誼新書近述七篇

夏時

三代悉用夏時不改月見巴州楊格春秋考正

三亳

商始居亳今鳳陽府亳州書有三亳偃師縣西十里帝嚳所都
非湯也皇甫謐辨之曰西亳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湯自高丘
來始都之隣葛伯今寧陵之葛鄉也曰南亳宋州北五十里大
蒙城南湯受命之地曰北亳一曰景亳景山名或云考城為北
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

伊尹

昔伊尹之干湯兮七十說而乃信臯陶鈞於雷澤兮賴虞舜而
後觀親此二事甚僻見馮衍題志賦

伊尹卒於沃丁之世蓋百有五歲竹書紀年

伊尹墓旁生棘皆直如矢鶴林玉露

伊尹負鼎以干湯謂尹有鼎鼐之才也猶書曰迓衡云爾而說
者遂謂伊尹為庖人非也李漁河南通志

鬼方

高高宗伐鬼方朱子以鬼方疑即荆楚廖道南楚紀云史紀曰
奴傳夏曰淳維商曰鬼方周曰玁狁鬼方者指北虜也今雲貴
犵狫廣粵猺獞及永定辰溪諸蠻俗多尚鬼朱子之疑得非此
耶

彭祖

錢鏗歷仕夏商、封彭城伯故世稱彭祖壽七百七十七歲子
五十四人第二十八子孚為周文王之師去竹氏錢後世道流
見彭祖永年乃援入八仙通鑑及道經武夷志諸書皆附會
術之說錢緒山先生集

彭祖卒於夏六月三日其舉柩者曰社兒等六十人皆凍死就
墓於西山下墓至今猶在號曰社兒墩又墓前有薤林春不種
而生秋不收而枯或人妄加耕鋤墓旁則雷雨大作見史蘭記

安吉州志

眉州彭山縣東十里彭山周末彭祖家於此而山故名後漢
岑彭擊公孫述至武陽營所問山名彭山而惡之欲徙會日莫

而止是夜果為刺客所殺初岑彭至其地改曰平蕪今訛為平模山一統志

武夷山錢鏗二子長曰武次曰夷因以為名列仙傳

太王剪商誤

至於太王實始剪商說文引詩作實始戩商解云福也太王始福受於商而大其國也是時商尚未衰太王安有剪商之念哉太王居邠、與豳同唐明皇開元十三年以豳字如幽乃改作邠今七篇出後人抄錄故字從邠而豳風不改者六經有石刊故也

世西伯

殷之制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子夏謂殷王帝乙時王季已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果爾則周之為西伯舊矣非特文王為西伯也文王因之受東征之命武王之未伐商也鬻爵猶故也故傳記武王伐紂之事曰西伯軍至洧水紂使膠鬲而問曰西伯將為之曰將伐紂然則武王之為西伯見於史傳者有自來矣金履祥

文王繫文

漢儒費直傳易謂文王作文非周公也又楊雄解難魏伯陽參同契劉勰文心雕龍俱直云伏羲文王曷嘗有一字及周公哉兩漢及梁去古未遠當為得之唐孔穎達正義始云周公繫文宋程子以今易作傳朱子以古易作本義見慈谿傳文坻義經十一翼

文詞亦曰繫詞大傳言繫詞者五皆指文詞馬融陸績王肅姚信俱言周公作文陳臯辨文詞為文王作

伯邑考

禮記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帝王世紀謂文王囚羑里時伯邑考為紂所殺則是伯邑考既死武王不得不立非舍也

紂

淇縣西北十五里靈山社商紂貯酒之處曰酒池遺蹟尚存平臺縣北五里沙丘臺通考云大鹿之野有沙丘之臺紂所都多取禽獸置其中衛靈公薨葬此穿塚得石柳有銘云不馮其子衛公奪我里子韋曰靈公之為靈也久矣始皇東巡回崩於

沙丘今平臺廣宗皆有沙丘

伯夷叔齊不叩馬

羅隱辨害文曰虎豹橫寧焚山而不顧菽粟蛟虺橫寧絕流而不顧鈞網所全大所去小順大道而行者救天下者也盡規矩而進者全禮義者也權救天下而君臣立上下正禮義不得不全不能濟於用而君臣上下不正雖抱空器奚施是以佐盟津之師焚山絕流者也叩馬而諫計菽粟而顧鈞網者也是數語詞偉而義當然叩馬之事不見於諸書而獨稱於史記昔人有疑其傳會者愚謂伯夷自文王時歸周久矣武王觀兵三年而後動夷何不預折其謀而直於披甲上馬日引此數語竟無能阻孟津之戈戟何為計草草若此知其事真謬誕不足信也食粟採薇之說亦皆好事之口粟既周粟薇獨非周家薇耶遜國而貧餓於首陽故甘就文王之養苟其不饑奚以就養彼二子者豈申屠狄比而受養之後又欲一餓奚以就養彼工子者成名耶馮時行藝海河酌

太公望

大城縣北有子牙堽相傳太公垂鈎處鈎臺在河之中二水合抱秋水泛溢其臺不沒

闕天南宮适散宜生三子學於太公望、曰嗟乎西伯賢君也

四子遂見西伯於姜里 尚書大傳

太公卒於康王六年壽百有十歲 竹書紀年

太公望壽一百六十乃卒 紫微斗數又金石錄太公望一百四十歲

微子

左傳許男面縛銜璧楚子問諸遲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陸粲左氏春秋鐫曰微子啟如是哉聞諸孔子曰微子去之是且不辱於紂而胡為面縛於周人之壘與遲伯蓋詭言以悅其君而後儒信之甚者謂抱祭器而往臣焉謬矣

箕子

箕子名胥餘

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以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 洪範大傳

箕子馬融以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一以為親戚

比干墓

汲縣北十五里周武王封比干墓於此墓前有銅盤銘曰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事茲焉有寶又有殷比干墓四字相傳孔子手書唐開元中偃師人耕地得之因以立墓篆文奇古一云前岡後道萬世之靈於焉是保一本靈作寧今元衛輝路教授王悅摹刻 明萬曆丁亥周思宸辨曰衛為殷墟本商王所都比干莖此地里不遠夫子亦嘗表而識之石刻尚存則此墓為無疑矣况開元之前偃師未聞有比干之墓耶設若有墓則魏孝文之祭弔何於此而弗於彼夫執銅盤以立疑似之墓豈若求古來之墓為真耶即中州通志亦云偃師之墓曰銅盤以立信然哉

國朝彭時詩萬古乾坤八尺墳當年一死為忠君謾勞異代加封謚正恐英魂不忍聞

麥秀之歌兩見

史記箕子世家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可不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曰
麥秀漸、兮禾黍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尚書大傳曰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麥秀之漸、兮禾黍之蠶、也此故墟父母之國乃為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

殷頑民

洛陽城東北有上高里殷之頑民所居也北魏孝文帝名聞義里遷京之始朝士駐其中迭相譏刺竟皆去之惟有造甕者止其內世人歌曰洛陽城東北上高里殷之頑民昔所云今日百姓造一甕子又皆棄去駐者耻伽蓋記

召公奭

召公奭壽一百九十餘乃卒風俗通又竹書紀年召公一百十九歲

八士墓

襄城縣西北三十里有八塚俗傳周八士之墓因名伯達今有

伯達保

文王武王周公墓

長安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三輔故事曰文王武王周公皆墓畢陌南

皇覽曰文武周公塚皆在京地長安鎬聚東杜中又曰秦武王冢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冢是也人以為文王塚者非也周文王塚在杜中即杜縣之中也杜縣在鎬之東於唐長安縣為東南二十里 雍錄

俞安期曰余謁周家四塚及周公太公塚在咸陽之北阪竊嘗疑之夫武王塚偏近文王後其封土高廣不及文王塚者十之四五而成康之塚相去文王塚里許其封土反與文王塚埒豈武王代紂弔民之君力不能高封如文王塚一也上古不封不樹至周始有封樹未應遽如秦漢之封高十餘丈而廣袤六七丈二也武王既去豐遷鎬胡獨於塚乃猥逼先塚之後耶謂之遺命無是理謂之成王周公之舉亦無是理三也文武都在豐鎬而渡渭遠墓豈溺於形勝如周公卜洛之說哉及觀地形

前高後低玄武之水漸下於涇者三十餘里既非形勝何事遠
焉四也又東而所謂塚後亦有小阜較之前塚高廣亦不及十
之四五余問戲守塚道士曰周公塚後得非伯禽塚乎道士曰
聞伯禽墓魯茲乃護風墩也夫咸陽北阪中隱隱起脊脊以南
漸下低謂脊以北漸下低涇而所謂文王塚者在脊以北者二
里許其塚後若形家所云仰尾之勢作墩於後護之是也嗚呼
獨文王塚後與護風墩相類者為武王塚耶問語之交游咸以
為妄及考通志亦嗤背子抱孫之說第謂東向為合獨謂原之
為地亘渭南北有之則悖矣夫一原也豈跨渭而名一曰在鎬
東南此為明証自唐顏師古一注之訛臆釋者遂指咸陽北原
為畢郢雍大記及通志據元和郡國圖記俱謂咸陽原西起武
功東盡涇渭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俱曰畢郢既以此為
畢何漢高之長陵惠帝之安陵昭帝之平陵同在一原相去不
遠曾無畢郢之文是咸陽之畢始於唐以下也無疑即宋敏求
長安志前乎秦陵之下引皇覽以証周文王塚為秦武塚矣後
於咸陽縣又載周四塚於縣北十五里何前後之相悖耶蓋不

宛故安陵縣在長陵之西今咸陽東安陵之西北正咸陽之北
秦武王之塚乃今有司以為周文塚祭之矣其所謂成康及周
公太公者誠不可知之人而俎豆之而蔑有一人動心於程大
昌之說也何哉

二南

古有二南無國風之名

騶虞

賈誼新書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也

陳氏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則其為虞官
明矣

微仲

微子之子稱微仲猶康伯之子稱康伯蔡叔之子稱蔡仲耳古
者謂殷人立弟周人立子所謂立弟者太子死則立太子之弟
所謂立子者太子死則立太子之子皆非時君之子弟也近世
儒者誤以立弟立子為時君之子弟因謂微仲為微子之弟失
之矣子服伯子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眡而

立衍以衍况武王則衍亦微子之次子也以其稱仲明其為太子之弟脂也蕪子由古史自注

周禮

周禮壺涿氏掌水虫欲殺其神者以槀木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而淵為陵註云槀木山榆也以象齒作十字貫於木而沈之則龍罔象之類死也

司烜氏仲春以木鐸狗火禁於國中註云為季春將出火此亦今人謹慎火烟之意非禁烟也禁烟不知起何時至唐宋已然

改火之不行似已久矣詩人吟咏之詞未足據也

謝肇淞五雜俎

周昭王不溺死

史記昭王五十一年南巡不返卒於江上外紀曰昭王南巡反濟漢漢濱之人以膠舟渡王及祭公溺焉大記曰王征荆蠻旋涉漢王及祭公隕於漢王右尹餘靡振王北濟振祭公王因是發疾崩呂氏春秋曰昭王南征荆石辛餘靡長且多力乃王石還反涉漢梁取王隕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王乃封之於西翟

穆王八駿

穆天子傳馥駟綠耳赤龍龍白箴渠黃踰輪盜驪山子張莘博
物志赤驥飛黃白蟻莘駟綠耳駟踰渠黃盜驪王子年拾遺記
絕足翻羽奔霄越影踰輝超光騰霧挾翼

履霜操

尹吉甫之子伯奇有履霜之操廖道南謂其詞不類楚紀不載
○朝履霜兮晨寒兮不明其心兮信讒言孤兒離別兮摧肺肝
何皇天兮遭斯愆痛殘不同兮思有偏唯顧眄兮知此寃

河伯

竹書紀年載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是二諸侯也後世謂馮夷
為河伯之名似誤

黍離

韓詩外傳黍離伯封作也詩人求止不得憂憊不識於物視彼
黍離反以為稷之苗其說似有理

又尹吉甫信後妻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
之詩

東西周

元金華吳師道注戰國策按大事記周貞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初立封其弟揭於河南是為河南桓公河南即邾鄆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洛陽周公所營下都以遷頑民是為成周平王東遷定都王城王子朝之亂敬王徙都成周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桓公為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都者東都也威烈王以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何以稱河南為中國自洛陽下都視王城則在西也何以稱洛陽為東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也

石鼓文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我車既好我馬既駿君子既獵獵獵云游鹿鹿速速君子之求鬱鬱鹵子弓茲之以時我驅其時其來猥猥獫狁臭臭即御即時鹿鹿速速其來大塗我驅其僕其來續續射其豚屬 甲鼓

沂絜泛泛丞彼潮淵鯉鯉處之君子漁之漫漫有鯊其游徹之白魚鱮鱮其菹底鮮黃白其鱗有鮒有白其翊孔庶鬻之臭之

洋洋趨趨其魚維何惟鯉惟鯉何以橐之惟揚及柳乙鼓
田車孔安登勒駢駢六師既簡左駟翻翻右駟騫騫我以躋于
原我戎止陵宮車其寫秀弓時射麋豕孔庶麇鹿雉兔其原有
連其戎奔奔大車出洛亞獸白澤我而弗射多庶選選君子
乃樂丙鼓

帥彼鑿車忽速填如秀弓孔碩彤矢笑笑四馬其寫六轡沃若
徒駢孔碩廓騎宣博首車載道如徒如章原隰陰陽趨趨六馬
射之簇簇有驅如虎獸虜如兕怡爾多賢連禽奉雉我兔允異

丁鼓

我來自東霏雨奔流逆湧盈盈滌隰君子既涉我馬流汙汙繫
洎淒承士駕言西歸舫舟自廓徒駢連連惟舟以道或陰或陽
極深以戶出於坐方丞徒徨止其奔我以阻其乃戊鼓

宣猷作源作周導造我醉攸除帥彼阪田芥為世里希微徼徼
乃呂漆栗柞械其拔梭格庸庸鳴條亞箬其華何為所存齷齪
水盪導音柎此晤已鼓

徒御嘩嘩然為師旅填然會同又譯以左戎陣弓矢孔庶滔滔

是殲射夫罵矢其奪舉擘其徒肝來或群或反意率左右燕樂
天子來嗣王始振振復古我來攸止庚鼓

彼走騶騶馬鹿暫暫華華雉兔位多庶微我師氏憲憲文武何
其一之辛鼓

我水既淨我道既平我行既止嘉樹則里天子永寧自惟丙申
旭旭杲杲我其常導革馬既迪教夏康康駕彼四黃左騂騂
右驂騂騂祭戰以奕汝不執德旂翰黎黎旒旒施施公謂大來
余及汝茲邑葛不余及壬鼓

吳人憐亟朝夕儆惕載西載北勿奄勿代若而出奇進獻用特
歸格藝祖告於太祀禘嘗受享致其方藝寓逢申囿孔庶鹿鹿
原隰既地疆理疇疇大田不蒐君子何求有謀有始罔爰止於
是癸鼓

程大昌雍錄曰左傳昭公四年椒舉言於楚子曰成有岐陽之
蒐杜預曰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
西北也杜預之為若言雖不云蒐岐之有遺鼓而謂成蒐之在
岐陽者即石鼓所奠之地然而鼓記田漁其殆成王之田之漁

也與宣王嘗出鎬而東獵其地自屬東都故曰四牡龐、駕言
徂東徂東云者以方言之則是自鎬出洛岐在豐西三百餘里
安得更之徂東也則鼓辭不為車攻之詞亦已明矣鼓詞既不
為車攻之詞則何據而為宣王之鼓

春秋正朔

先儒論春王正月主改朔不改歲者鶴山魏氏九峰蔡氏竹塹
葉氏夾漈鄭氏南臯周氏主夏時冠周月者伊川程氏質夫劉
氏康侯胡氏王春移而月改者漢孔安國宋朱喜又張敷言史
伯璿陳定宇熊不可黃楚望趙子常王陽明陸儼山張陽和王
荆石邢子登陳方城張西銘

錢塘吳任臣曰自古一代之興改年易朔雖後人不能大越前
人而中間沿革殊塗要皆稍稍神明其意明本朝所更始粵夏
以前斷自建寅尚己前此顛項建丑矣又宋志云高陽氏以十
一月為正薦玉以赤繒然年代久遠典冊

易清未可據也下此建丑為春正月者為殷改子月為春正月者為周

歲首改而時月不改月為秦大抵彼此不相師各有異同之處
後世魏明帝建丑為正朔而三月易為夏四月武曌建子為正

改書作改

拉當作擅

月而一月仍屬孟春唐肅宗仲冬號子月而四時用之弗攷皆襲商周秦遺意儒者不察泥於載籍所聞往往紛紜詰曲遂謂三代咸改朔不改歲又謂春秋以夏時冠周月言人人殊此無論執夏典以律周制大有不可即吾夫子作春秋尊周奉魯辭從主人亦焉敢以一布衣翹翹然拉改時易歲之權問嘗稽之春秋天時災異麥禾非時祭祀失典諸條靡不與周家建子為春者經緯脗合春秋通書雨雪者一為桓八年冬十月固夏正之八月也若亥月則雨雪非異不必書矣又隱九年三月大雨

雪僖十年冬大雨雪此更以大雪為異與書雨雪之例不同

書隕霜震電者一為隱九年三月固夏正之正月也若辰月則

雷已發聲不必書矣

又僖十五年九月震夷伯之廟此以震廟為異與書震電例不同

書隕霜不殺草一為僖三年十有二月書隕霜殺菽一為定元

年冬十月固夏之十月八月也當殺而不殺不當殺而殺故紀

災無異詞書無冰三一為桓十四年春正月一為成元年春二

月一為哀二十八年春固夏之十一月十二月皆不當無冰者

也若夏正春則非恒燠之災不必書矣莊二十八年冬書大無

麥禾夏正之秋也穀梁傳云大無禾及無麥也莊七年秋書大水無麥苗夏正之夏也以麥苗同時而知之書大雩二十又雩一皆在七八九月秋冬之間固夏正之五六月也蓋雩以周六月建己為常祀今所書均非雩時也然成公三年夏大雩曷書乎失常則書而此則必書者知為卯辰兩月固周之夏月也又春秋書郊望九中如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哀元年夏四月辛巳郊俱以非時而書先儒謂郊必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蓋言子月至寅月指周正也若夫秋嘗冬蒸之典古為時祭春秋書蒸嘗者三桓八年春正月己卯蒸夏五月丁丑蒸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夫非時必書而正月書蒸者見五月再蒸之禮所謂先祠以起義非謂不當蒸而書也猶之乙亥之嘗實志壬申災變以朽餘而薦先公非專以不當嘗而書之也且左氏身當昭代去夫子未遠傳所載成十年六月丙午晉侯使甸人獻麥六月者夏四月也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先是卜偃占克虢之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豈非偃以夏正言而春秋以周正書也僖五年

春王正月日南至南至者仲冬中氣也為夏十一月斷已不曰冬至而曰南至者子月周固以為春也維孟獻子有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亦不繫之冬與夏者正以子月春午月秋故也期子月為春之明証耳說者以四時攸定冬必不可為春抑考陳寵之言曰陽氣始盟萌天以為正周以為春陽氣上通地以為正殷以為春陽氣已至人為正夏以為春正朔遞遷曆家有相承之說而世儒不知三正皆可言春孔子割夏時以斷周月如胡文定所云不幾誣聖經而昧昭代哉其一

說春秋者曰周禮凌人正氣十有二月斬幽冰風七月之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臣工之篇曰維莫之春於皇來楚斷之六經歌咏均以夏正紀事何於春秋而獨疑其正月抑周公作周禮原為百代不祧之書用是六官所載不得不以夏正雜周正并行凡言正月者子月也正歲者寅月也冢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州長正月屬民讀法之類皆屬之周正遂人正歲簡稼器凌人正歲斬冰州長正歲讀法如初之類皆屬之夏正

要之便民通俗施之久遠不敝其中如內宰中春命婦蠶於北郊司裘季秋獻功裘大司樂冬至於地上之員丘夏日至於澤中之方澤其以建寅垂方冊者未易更僕數若夫詩歌所咏百姓所言自是各隨天懷循俗稽古如今人稱攝提孟陬等語不復遽泥時令故有以寅月起數者如臣工四月之詩全協夏時有以子月起數者如十月之交朔日辛卯之詩考之曆法蓋幽王六年乙丑歲之酉月也交食井然未容申以臆說若七月之章解詩者多謂公劉居豳時維夏代故周公陳詩仍用夏時然日一之日歲發二之日栗烈及十月改歲之語在本章已雜用昭代月令與作周官同音乃孰謂周家建寅不建子竟以周禮豳風而並疑春秋左氏諸書乎其二

太史公記三代革命於殷曰改正朔於周曰制正朔於秦曰改年始是知三代正朔故自不同而嬴秦與商周亦自有異商周改時月者也秦改歲始不改時月者也或以書言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嗣於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又言唯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是商雖建丑為正寅月仍用

以起數不然伊訓所載何適合踰年改元之禮及元旦即位之
義乎嘗按左傳昭十七年梓慎云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
周為五月而漢曆律志又云夏為十月商為十一月且陳寵謂
陽氣上通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周漢去商未遠詎容臆說夫有
所受之矣然猶致疑於尚書數語者獨不觀敷言張氏之說曰
顧命固有常儀何待正月朔而自怨夕當復辟尤不須正月愚
亦謂樞前即位無俟元日之期而再期大祥適為三祀十二月
之日亦無庸擇正朔也然則十二月者今子月也殷之改月并
改時審矣或謂即位之年不當稱元祀故皇極經世諸書都以
太甲元祀列於湯崩之明年竊據史伯璿云此以周禮証夏書
則然耳三代之禮至周大備烏知自周以前盡如周制乎政恐
夏忠商質踰年改元之禮亦至周之文而後備事固不可知也
尚書正義顧氏曰殷家猶質踰年即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
月為首也若夫秦氏事不師古建亥以為歲首實有年所故史
記月表紀年必先書冬十月而後書踰月且以正月為端月避
秦諱也以閏月為後九月秦制也改年始而不改時月確有據

而文穎顏師古輩執商周改月之見更謂秦月以十月為正月
若史記所記皆太初時追改非當日本稱此果實錄手問攷始
皇二十九年登芝罘刻石其詞曰時在仲春陽和方起夏正之
月令也與十一月返寒之極者不侔又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
臘曰嘉平亦與夏正之祀典無異是秦之改歲不改時月又明
矣要太初所改特歲始耳豈時月之謂哉夏殷周秦正朔原自
各殊後儒強合而一之此所以彼此交疑卒卒無一定之論者
未必非學人過也其三

郭公

邢延舉坦齋通編略云夏五郭公人謂郭也或未然疑有戴之
類意郭公是一物記異本草布穀江東呼郭公豈即此耶鄭以
偉山上山稿

左傳

昔人謂左傳衰世之文戰國策亂世之文左氏非左丘明也孔
子稱巧言令色為丘明所恥而朱子註謂古之聞人後人因左
氏做春秋遂以謂親受業於夫子胡論語家語諸書不一見而

太史傳孔子弟子亦未有左氏姓名且其文艷而富失之浮誇
近於巧言胡自相背也陸子淵所疑於左者兩事一朔及之事
春秋書衛人立晉魯隱公四年也是歲為壬戌明年改元歷辛
巳為桓公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宣公告終故春秋書丙戌衛
侯晉卒是宣公始終為諸侯十九年耳今日蒸於夷姜而生伋
當在二三年間其為伋娶也當在十六七年間其淫宣姜而生
壽又生朔非三四年不可則十九年已無餘日朔能譜兄壽能
為兄竊旌設祖必已近於成人是衛宣在位當三十九年胡不
相應至此耶一為季札觀樂按論語吾自衛反魯然後學正雅
頌各得其所事在哀公十一年時孔子年六十五前此詩樂散
亂存十一於千百夫子比其篇什正其體裁然後謂之一經季
札聘魯在襄公二十九年是時夫子生八歲安得樂在所肄習
皆吾夫子之新編也故先儒以左傳出於劉歆父子而君子斷
以為漢儒之文也又孔子不語神怪左於鄭志內蛇與外蛇闕
於南門於魏志神降於辛於魯稱成季之生有文在手以應其
卜書蛇自泉宮出如先君數書介葛盧聞牛言生三犧於晉書

狐突遇太子書野人與晉文公塊書魏顛見野人結草亢杜回
書文公出柩有聲如牛於楚書河神索瓊弁玉纓於子玉於衛
書相奪子享又書桑田巫言大厲書聲伯夢涉垣食瓊瑰書獻
子見梗陽巫臯鳥鳴亳杜嘻嘻出出書穆子夢豎牛書晉侯夢
黃熊書伯有為厲書石言於晉魏榆書寶龜僕句書秦死六
日而蘇若此類皆不應經義其他卜筮謠辭近於讖緯術數非
春秋不書事應之旨昔人謂其多言舉典華繁寡實必非立明
筆也馮時可談藝錄

息媯

楚息媯後人稱息夫人劉長卿桃花夫人廟詩即息夫人也

管仲

史記管仲穎上人今邑有管仲墩相傳仲故里晉張處度注列
子謂管仲鮑叔並穎上人也處度在晉去春秋時不甚遠必有
所據

曹沫

魯莊公十年曹沫始謀於莊公公用之取齊於長勺自是魯未

嘗取以十三年而會齊侯於柯安得所謂三戰三北沫以匕首劫齊威求侵地者哉如公羊高採異說載異事於春秋其後戰國游士多稱沫以為口實而實非也 古史

子產別字

鄭大夫公孫僑字子產一字子美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六月壬子鄭師入陳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注子產

子皮廟

皮場公廟一在開封府城一在洧川縣鄭子皮有惠政民立廟祀之河南通志按子皮俗稱皮場公今杭州吳山皮場廟或因公而訛也

魯僖公六事自讓

魯僖公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見東海藻黃瓊傳

介之推游仙

介之推姓王名光

介之推與趙宣子游旦有黃雀在門上晉文公異之後見東海

邊為王俗翁賣扇仙史

號太子臥石

內丘縣號太子殿內石蹟六尺許身體手足肩背俱宛然存

孫叔敖

壽州安豐塘楚相孫叔敖之所築也塘上之木花皆西向子皆東向孫叔敖之子僑封於寢丘一曰潘鄉

孫叔敖相楚莊王在十六年子馮康王二年拜令尹辭疾後復為令尹左傳所為遠子馮也再世相楚事甚奇史記取優孟之

言甚誤楚寶

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見漢期思縣宰段光所立碑

程嬰公孫杵臼

程嬰墓忻州南門外有碑殘闕公孫杵臼墓忻州西北七里碑尚存

春秋於魯成公八年書晉殺趙盾趙括於十年書晉景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記乃有屠岸賈欲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共匿趙孤十五年景公復立趙武以年世攷之則自同括死後景公又

卒厲公立八年而殺悼公立又五年矣其垂妾如是嬰杵臼之事乃戰國俠士刺客所為春秋時風俗未有此也田汝成西湖志陳寔曰左傳不載嬰臼存趙事而史記言之獨詳左氏稱趙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祈奚韓厥言於晉侯乃立武而取其田是無嬰臼之事與史記異矣蓋左氏為文高簡且其所載以復武立田為重故僅叙其後而不暇追悉其初然謂趙武從姬氏畜於公宮則所謂朔妻匿於公宮與武之生育嬰臼之保存一句可盡之矣

陝西韓城縣南二十里有公孫杵臼程嬰二墓

夷庚

左傳成公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云平道也二字出此李善悞詩紀別集

昭穆

昭穆之昭世讀為韶今從本字何也曰昭之為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其讀為韶先儒以為昔避諱而改之然禮書亦有作召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中庸朱子義問

提月

凡月晦謂之提月見公羊傳何休注提月邊也魯人之方言也
景龍文館記云景龍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晦夫二十八日亦可
為晦耶 五雜俎

周道倭遲

周道倭遲作周道威夷險也漢書又作郁夷郁平也右扶風有
郁夷縣 馮元成集

易牙

易牙即雍巫也雍人名巫字易牙賈誼新書作子牙

萇弘血

四川資縣青泥坊萇弘死三年而血化為碧今數里之內土色

尚青

老子

老子墓塾屋縣西三十里

老子周定王三年乙卯生楚之陳郡若縣屬鄉曲仁里九月十
四日子夜刻簡王四年丁丑仕周為守藏吏十三年遷太史敬

王元年庚辰年八十五與散關令尹喜西入老子開天經
老子偃姓生而聃耳下垂故名字伯陽父聃陶之曾孫曰 為
夏大理諫閔龍逢不當誅死之其子聃走之亳更李氏李者理
也變其文而存其音不忘父也歷事成湯大戊武丁為商賢大
夫封彭城稱彭祖商末以德長諸侯號老彭佐武王伐紂見牧
誓又歷事周成王與史籀同為柱下史幽王時論三川震見史
記敬王嘗猶掌周室圖籍壽最高學最博孔子實師之故曰竊
比於我老彭若方士謂仙人李靈飛生李耳為老子又言錢鑑

彭祖析為二人非也 豐坊道德經贊言序

嚴君平作老子指歸其稱引莊子多矣曰任車未虧倍子行之
及其傾覆也顛高墜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剖也一指麾之及
其為飛鴻也奮翼凌雲罽繳不能達也胎之能乳也一繩制之
及其為牡也羅網不能禁也虎也執群獸食牛馬劍戟不能難
也故連滴之流久久而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為神龍積善之微
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又曰我之所以為我者豈我也
哉我猶為身者非身身之所以為身者以我存也而我所以為

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為我者道使然也又曰道之謂生天之所興始始於不始生生於不生存存於不存亡於不亡又曰夫起福生利成功遂事備物致用使人大富天下奢僭財貨不足民人愈僥福滿山澤金玉成績國愈不安民益少利飾智相愚以詐相要防隄邪淫奸宄之路密分別同異是非之變衆則國家昏而政事衰作方遂 雕琢文彩竒變異恒以褒有德以別尊卑攻故滋起俊出愈竒令速賞深罰峻刑嚴斷肌膚斷四肢深遠不隱親不私罪至夷滅賞至封侯天地振慄盜賊愈多又曰夫饑而決食渴而倍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所若不除其身必死胸中有瘕不可強喉中有疾不可利也蚤蚤著面不可射也蟣虱著身不可斫也又曰夫日月之出沒也同明人之死生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玄聖之與野人也同容通者之與閉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其中異而外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又曰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不成天地之道始必有終、必有始又曰夫嬰兒未知而忠信於仇讐及其壯大有識欺詒兄嫂三軍得意則下亾虜窮

之獸不避兕虎其事非易事理然也以上諸語皆今書所不載按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郭象去其巧定為三十三篇則今之所存特之四耳嚴書出象前其所引皆其逸篇可知也子瞻謂讓王說劍盜跖渙父四篇為偽撰羅勉道者又疑刻意繕性亦復淺膚定為二十六篇大抵語意精粗居然別矣若君平所引其為象所刪無足疑者

關尹子

葛稚川曰交廣問道深人持關尹子道機經一部是督軍王圖所撰此謠書耳他日叙關尹子乃極其贊歎有快若浴碧慘若夢虹飄飄如履游海外之語則真書見矣

孔子

公羊氏孔子生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穀梁氏曰第曰十月賈逵註云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年三十五皆以孔子為二十一年生也史記生于襄公二十二年則與公羊穀梁實差一年歲考長曆二十一年乙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日孔子所生之月吾當從穀梁氏註

謂己酉為己卯卯酉之文相近故誤書也 宋濂

孔子以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生夏八月也哀公十六年壬戌夏四月十八日乙丑卒夏二月也年七十有四生從穀梁卒從左氏移庚子於十月改己丑為乙丑長曆可據也傳經之家師次相授况二氏去孔子之世近生又同地乎馬遷後時而踈陋吾無徵乎爾宋濂謂周不改時月春秋載子丑二月於前歲夫史乃紀實難以己意紛亂君即位於歲首則子月也春秋正月書即位亦夫子移之乎左丘明周人也正乃其所曆夫改月周之謬也必為聖人掩之則大輅樂舞夫子胡為乎虞商之從哉 崔銑

孔子辭廩上終不盜帶鉤許由讓天下終不利封侯淮南子涅槃經以孔子為光淨菩薩老子迦葉菩薩顏子目光菩薩破邪論孔子即儒童菩薩溧水縣南七十里相傳有儒童寺本孔子祠唐景福二年立以孔子適楚經此南唐改曰儒童寺 玉芝堂談噲

少正卯

孔子誅少正卯見荀子餘如左氏春秋內外傳並不載

孔子弟子

孔子弟子高第七十七人予以太史公書及孔子家語攷之皆同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陳亢不錄於史記既不可偏廢而琴張陳亢又見論語故併錄之凡七十九人 蘇轍古史

項橐

史記項橐七歲而為孔子師今汾州城西北三十五里有項橐祠

達巷黨人顏師古漢書注云項橐也此必有據

後秦符朗著符子言項託詆訛夫子唐皮日休曰項氏之有無亦如莊周稱盜跖漁父也墨之稱墨屎媚嬋也豈足信哉

程子

晉賢士程子與孔子相遇傾蓋而語卒葬平陽之曲沃縣有祠程本字子華博學通墳典有卓異之行性閎爽不肯苟容於諸侯聚徒講學趙簡子欲仕於朝而不能致去之齊遇孔子於郊傾蓋而語終日甚悅顧子路取束帛贈之曰天下賢士所著有

子華子墓在程子岡宋知荊州蒲江雷鳴時得其遺書於鄉塾
內丘縣志

墨子回車

邑號朝歌墨子回車出淮南子而論語識顏氏家訓以為顏子
晏嬰

齊人北郭騷捆韋織屨以養母晏子分倉粟府金遺之及景公
疑晏子出奔郭語其友曰吾聞養其新者仇其難今晏子見疑
吾將以身白之造於公廷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必
侵矣不如死乃自刎其友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
死又自刎公聞之亟追晏子反吳地志晏子娶吳王女築城於
此安吉州西州志云耕者每得黃金狀如四角菱中有齊字名
晏子金昔人有詩云豚肩不掩豆一裘三十年身沒黃金出其
然豈其然

柳下惠

柳下惠名微

顏回曾參仲由冉耕卜商

顏子年二十九而髮白早死古史

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游學猶為碩儒顏氏家訓

子路生周顯王三年己未九月七日

永年縣西五十里瓜井村有冉伯牛墓相傳沙河縣西山有溫泉能療疾伯牛得瘍來浴返而道卒因荃為孟津郟城俱有冉伯牛墓

詩小序是子路夏作秀水項子王利賓家有子夏易傳

卜子夏一百二歲容齋隨筆

甯戚

甯戚字戌淮南子甯戚飯牛是也

竇鳴犢舜華

竇鳴犢舜華殺於趙簡子見琴操按戰國策顏師古說二人姓名曰鳴犢鐸犢古今人表曰鳴犢竇犢說苑曰趙有鐸名竇犢史記世家曰竇鳴犢舜華家語曰殺竇犢鳴犢及舜華索隱曰竇犢字鳴犢聲轉字異或作鳴鐸舜華亦作慶華今按諸說不

同當從家語及索隱為是國語趙簡子歎曰雀入於海為蛤雉入於海為蜃龜鼉魚鱉莫不能化惟人不能化夫竇犇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浴沂

古論語浴乎沂作沿乎沂風乎舞雩風行也古人謂行曰風如晉中軍風於澤行乎澤也馮元成集

檀弓

檀弓子游門人記

子貢減鬚

子貢減鬚為婦人人不知其狀豫讓吞炭漆身為厲人不識其形王充論衡

日夜食

莊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史推合朔在夜明旦食日食而出出而解是為夜食劉向以為

夜食者陰因日明之裏而奪其光晉徐邈曰日夜食中星無光
宰我

李斯言田常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因弑簡公又劉向別傳曰
成子與宰子爭宰子夜伏甲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
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成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
之卒以攻之遂殘宰我信如此說則宰我乃田恒之仇為齊攻
田恒者非與恒作亂矣要知田一闕止亦曰子我故戰國諸子
悞以為宰子皆不足信也 古史

莊子消搖游

予嘗問名消搖游黃幾復曰消者如陽動而冰消雖耗也而不
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而不傷其內游於世若是
惟體道者能之常恨魏晉以來悞隨向郭怕莊莊周為齊物尺
鷃與海鵬之二虫又何知乃能消搖游乎 黃山谷集南昌介墓
志銘

漆園

蒙城漆園城莊子為吏於此其中田多漆樹春日雲氣氤氳其
上嘗作微雨他處無之蒙城縣志

莊周字休

史記言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今其書所載魏瑩即梁惠王也又言莊子與魯哀公論儒則莊子又與孔子同時矣孫叔敖相楚莊王孔子未生而僚宜亦未嘗仕楚乃言仲尼之楚楚人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其前後舛錯往往有之學者嘗致疑於此然周固自言之矣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所謂寓言者借彼之人信此之志云爾夫惟信已之意而已則豈必其事之真哉焦澹園集

田常

田常與大夫隰子登臺四望齊邑南向而蔽於隰子之喬木成子不言隰子歸使人伐木斧斤離數創則止之相室曰變之亟也曰田子將成大事惡人知其微今不伐木未深忌也知人之所不言其忌深矣故曰知微者兵在其頸求福者禡藏其穎

秋胡婦

魯秋胡婦邵氏合墓墓在嘉祥縣南五十里平山

大學

大學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愚按親新古字通用左氏石碣之言親間舊舊作新間舊此可見矣

詩小序

小序或以為子夏作或以為衛宏或以為毛萇今按後漢書衛宏傳云宏受詩於謝曼卿作詩序范曄去宏未遠似可據然毛鄭皆前漢人其解說者多與序說同蓋宏受師訓而述以作序故多用毛詩意宋儒遂以小序為毛萇作而實非也都人士之序用緇衣語緇衣漢人公孫尼子作也則知序未出於子夏矣東萊眉山皆謂小序首句乃當時舊文其下皆說詩者附益故間有繁重時共經旨理或然也

詩序為子夏作者毛公鄭元蕭統輩也韓愈疑為漢儒附會

念

夫羞女名二十故吳兕諱二十曰念

伍負

子胥之鞭平王尸也左氏不載其見於穀梁傳曰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鄭康成曰鞭其君之尸夫撻墓之與鞭尸則有

問矣雖然此吳之君臣為之未有言子胥者也史記則以子胥求昭王弗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越絕書則以子胥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數之吳越春秋則以伍胥掘平王之墓出其尸左足踐腹右手扶其目以予論之此三書者未可以盡信也子胥之父誅於楚也挾弓持矢而去楚以伐楚之利干吳王僚公子光阻之公子光立是為闔閭闔閭欲為興師而復仇於楚子胥又止自之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逮楚釁而後動入郢之役子胥之父死十有七年平王之亾亦十有一年矣子胥之為人深沉好謀強忍有濟固非負其勇氣逞於一決不顧其後者也伍參以郟之役食采於椒舉與鳴皆邑之大夫而奢則太子太傅貴顯於楚者四世矣費無忌以同官之伎傾世臣而覆其宗平王聽用其語其子之不受又何有於臣子胥之仇宜首無忌不專在平王也太子建廢非其罪竟死於鄭子胥所痛心者疾首者不徒奢尚之死而在建之不得立蓋欲借兵於吳扶建子勝立之楚以無忘乃父之志廢昭王誅其讒佞而存楚之社稷則子胥之忠孝可白而吳之霸業可成為吳即所以

為楚也彼肯以其名讓之申包胥哉乃吳師驟勝而驕楚舊臣伯嚭之徒在吳軍中用事傾其故國以奉其新君其致廢毀宗廟瀆亂男女而秦人起於外夫概反於內不能定楚而歸大非子胥之心矣夫子胥固其兄所稱仁且智者也彼遲之十七年之久以待其克必縱不能復立故太子之子以得之闔廬亦宜按兵休甲持楚人之心無故僇辱先君之尸以怒楚楚之宿將舊臣將圍視而起矣此騎劫之所以取於齊也而謂子胥仁且智者耶且子胥之先自參以下四世皆葬於楚子胥之復仇為以為孝也獨不慮先人一杯土楚人尤而效之手設令吳兵去去楚昭王復國哭於共襄之廟收先王之遺骨而葬以衣冠然後盡廢伍氏之丘隴而污潄之以告諸侯子胥何以自立於天下乃載紀不聞其事是豈子胥能復奢尚之仇而楚昭不能復平王之仇雖吳強而楚弱必不得之數也或曰吳君臣以班處宮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又何有於君之尸曰吳蠻夷也其君臣逞其兇威而蹈於不義料子胥力諫而不從也吳越春秋乃曰子胥令闔閭妻昭王夫人子胥亦妻囊瓦司馬戍之妻夫費

無忌殺伍奢而囊瓦殺之是有德於子胥者莫囊瓦若也而謂子胥為之其說尚可信乎昭王之奔郢也郢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仇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仇公羊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推刃之道也夫無極之譖伍奢之寃其不受誅明矣非郢公比也君子固以復仇許之矣然而吳師未入則楚吾仇也吳師既入則楚又吾君也公羊傳曰復仇不除害其道以為雖遇昭王猶將為之請也夫不忍得生王之頭祭死父之壘而謂仇死君之骨以快生臣之忿哉然則為此說者何居曰夫差忘人之殺其父而赦句踐不聽子胥之諫而賜之屨鏤以死後之紀事者甚子胥之復仇所以深著夫差之罪也不知夫差之所遇者敵國也仇也子胥之所遇者仇也故君也故君可仇而不可仇非可以一例論也為人臣者不知春秋則有昧於復仇之義者矣吾故辨之子胥之事以正告之焉太倉吳駿公吳王夫差率群臣祠子胥於江濱曰寡人蒙先王遺恩為千乘主昔不聽相國言乃用諛佞至今遠投江海自亾以來

惑

或如霧蔽日莫誰與言泣下沾襟哀不自勝左右莫不悲傷

計然

計然姓辛名鈺字文子

西施

西施姓鄭名旦

鬼谷子

鬼谷子姓王名詡著瑤珠子

左傳雍門之萩

左傳伐雍門之萩注萩即今蒿也史記淮北常山以南濟之間千樹萩樂彥解萩梓木也可為輅

左氏傳終魯悼之四年實周貞定王之五年也由貞定王戊寅距威烈王丁丑六十載間史闕如也

慎子

慎子名到一名廣

范蠡隱太湖

世傳范蠡載西施其說已久故杜牧詩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

夷宋之間詩又云一朝還舊都靚粧尋若耶鳥驚入松網魚畏
沉荷花豈蠡又携之還會稽耶揚升庵證其不然其云讀墨子
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墨子去吳越世甚近必
有確見後檢脩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沉子江
令隨鷓夷以終蓋以鷓夷裹西施沉之江乃范蠡滅吳後隱五
湖自號鷓夷子後人因以隨鷓夷為隨范蠡可笑也吾謂范蠡
既去越王留之不得乃鑄金為像朝夕對之大史公顧采小說
謂蠡居陶作陶朱公此好奇之過蠡薄卿相而甘財虜哉句踐
既滅吳遂都於吳與楚通問不絕蠡即居陶寧有不能物色者
甚矣蠡之不幸一辱為薄倖再辱為財虜究哉今洞庭山中尚
有蠡蹟蓋蠡實隱太湖耳馮元成集

句踐

吳越春秋句踐至親共歷八主四世稱王四世微弱稱君長共
都琅邪二百二十四年按琅邪山在今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
里東南北三面皆臨海其西通陸然齊地並無句踐塚豈有都
於斯而不知墓於斯者則知句踐實未嘗都也

五丁峽

五丁峽舊傳為力士開山之地據史秦用張儀司馬錯之謀以珍器美女賂蜀侯而取之小說迂怪傳疑可也見楊用修詩

斬尚

楚斬尚之出張儀欲以求祿也反以殺身時張旄魏之用事者使人邀斬尚而殺之

胡服

大事記謂趙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貝帶黃金師比此胡服也又水經注竹書紀年邯鄲命將軍大吏適子代吏皆貂裘即胡服之事按胡廣曰趙武靈王既胡服以金璫飾前前搖貂尾為貴職或以北土多寒胡人以貂文皮溫額後代效之亦曰惠文藻曰武弁曰衣冠武臣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藻官又名鷄鷄冠愚謂貂服者此類也今之靴亦武靈所製云 吳師道戰國策注

豫讓

豫讓刺趙襄子衣盡出血襄子回車車輪未周而止見索隱引

策

趙人青苜為襄子參乘游苑中至於梁馬卻不進襄子視梁下
有人苜見豫讓卻寢佯為死人叱青苜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
苜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吾言之是共相與之道子將
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共人臣之道如吾者惟死為可適乃
退而自殺

段干木

段干李姓初封段侯邑干因邑而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
有段干朋而風俗通以為姓段名干蓋曰呂氏春秋干木光乎
德與魏都賦子干之德而誤也按詩有出宿於干干叩地也又
有蹇叔處干干亾之秦而秦霸是其證也李濂河南通志

塚書

楚昭王塚在棗陽縣習池北南齊建元中盜發塚得古書竹簡
青絲編簡後沈約亦得數簡以示劉繪繪云周禮逸篇

汲縣西二十里魏安釐王墓晉太康二年汲人卞淮盜發得竹
書數十車世號汲塚周書

西門豹史起

史記河渠書言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班固作
溝洫志載史起言漳水在傍豹不知用立說矛盾疑當時西門
渠堰已廢史起紹修故民歌之不知固之所在從何得也 史
起魏襄王時與群臣飲祝之曰今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
也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
在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與是不仁也仁智豹未
之盡何足法於是王使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

明蔡國熙循牧傳曰西門豹投巫老於河威凌若峻蓋愚俗久
湮不痛懲不止况嫗數輩殺民女斂民財積罪貫盈矣借以雪
沉寃而絕永患似無不可者豹之智且勇盡美矣乎使豹不鑿
渠後有河患民將曰不娶婦之故也而其害復作矣豹見理真
行政果不惟除害而又興利賢矣哉

臘臘

史記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臘蓋西戎之俗不知置臘至是始效
中國為之耳冬至後三戌為臘又魏辰日為臘晉丑日為臘

詩二句：為韻
說

立秋有禮曰貊劉藻書注謂之獲婁揚子曰不腰臑也與哉

蘇秦詩

蘇秦上秦惠王詩言語相言天下為一合從連橫兵革不藏文

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偽態音替

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音留明言章理甲兵愈

起辨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音平舌敝耳聾不見

成功行義約信音新天下不親

周破胡

毀即墨譽阿大夫乃佞臣周破胡出列女傳

穰苴

司馬穰苴為政者也閔王殺之大臣不親見戰

孟子

孟子生周烈王四年己酉四月二日卒赧王二十六

望日冬至鄒人因哭孟氏廢賀節之禮遂

孟子生卒古書不載家世相傳謂卒於赧王之二十六年年八

十四留青日札聽雨紀談皆然獨其生之歲二書皆言在周定

王三十七年近黃梅瞿九思謂定王崩後三年孔子乃生若以定王為貞定王則去孟子卒時為百四十餘歲又與八十四之數不合且貞定在位止二十八年安得云三十七年哉因定以為顯王四年

孟母仇氏元成宗光貞元年縣尹司居敬修孟母墓立碑云母李氏未知何據

宋人修孟母墓得小石甃像世傳孟子墓母自刻其像殉之是以像在墓中朱子云古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於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膝地而跪坐今以先聖先師二像視其坐後二蹠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為跪而無疑也又據闕里圖像志引元鄒縣尹司居敬蜀有文翁石室設孔子坐像其坐斂蹠向後屈膝當前古人席地而坐此像之取古者今孟子石像正與此合固知今所視為跪像即古之坐像或謂因殉母而故跪非矣此像最古最真 三遷志

趙岐注有孟子外書四篇 孟子娶由氏陳士元按由或作田

屈原

隋地理志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按他書記皆云五月五日此云望日亦異聞也

陽臺

漢川縣南三十里上有陽臺廟宋王書嘗賦高唐於此世俗悞傳在巫峽有裴敬碑證其事

莊豪一作驕

雲南志據史記言莊驕取滇陽值秦滅楚不克歸遂留王滇正德間雲南巡撫緣此欲祠驕或曰驕即盜跖見於諸書遂止按盜跖柳下惠兄乃魯人莊驕楚公族乃楚人驕大盜與跖同人因以跖名之非盜跖也又唐蘇渙少喜喜刺盜善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號為白跖以比莊驕後折節讀書進士及第辟崔瓘從事為御史善詩杜子美在蜀與之善杜集中載之後與哥舒晃伏誅蜀人又以跖比之也從是攷之跖自是柳下惠之弟之名為盜故時名之曰盜跖驕亦為盜故名以跖渙復為盜故又名以跖賈賦曰謂跖驕庶考李奇注曰跖秦之大盜驕楚之大

盜其說最明然則蹻不可祠極是但謂蹻即盜跖此不讀書之過也跖姓展氏蹻姓莊氏跖魯人蹻楚人李奇謂之秦以為盜名於秦耳非秦人也張南園續錄

司馬遷史記云莊蹻者楚莊王苗裔也楚威王時使蹻將兵略巴黔以西至滇池欲還報楚會秦擊奪楚巴黔道阻遂王滇班固漢書因之范曄後漢書云楚項襄王時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乃改其名為牂牁馬端臨通考曰自威王至秦陷巫黔凡經五十二年不應如此淹久恐史記謬悞班生因仍范氏所記詳考為正據此說項襄為是威王為非莊豪為是莊蹻為非然馬氏又云豪即蹻也考范書與注無豪即蹻之說不知馬氏何據雲南通志又曰豪蹻裔也則又不知何據賈誼賦曰謂跖蹻庶兮李奇註曰跖秦之大盜蹻楚之大盜此以跖為盜之始也考遷固范曄並無此說顏師古註云蹻音居略反使蹻為盜何不一引証之又不知李奇何據夫跖柳下惠弟魯人明甚奇以為秦人其疎可知又惡知不以跖故連及蹻耶正德間雲南欲祠蹻以此故不果王尚書元美云楚有

兩蹻一莊王大盜一莊王喬孫將軍平滇自王者此又不知何
據然亦足以明王滇之蹻為非盜矣予謂遷固既訛項襄為威
王又惡知不訛豪為蹻故作滇黔志者當從范氏莊豪為正又
牂柯史記作牂柯班范二史作牂柯異物志曰牂柯繫舡杙也
韻書曰牂柯郡名通作牂又作牂歌通作柯近有作牂犸者直
音曰牂音作牛肉重千斤犸音哥郡名非之非矣當從兩漢書
牂柯為正黔記

聶政琴曲

太平御覽載琴曲曰聶政作也政父為韓王冶劍不成王殺之
時政未生及壯問父何在母告之政乃學塗入王宮拔劍刺王
不得踰城出去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為厲吞炭變其音
七年而琴成欲入韓國道逢其妻對之泣政曰夫人何故泣妻
曰有夫去七年不歸今見君齒類吾夫故感而泣政曰天下人
齒盡其若耳即擊落其齒又三年入韓國鼓琴闕下觀者成行
莫識為政王乃召政使之琴政內刀琴中援琴而歌因左手搏
衣右手出刀刺王殺之即日犁剝面皮韓國磔政梟諸市懸金

其側有知者賜千斤其母聞而往笑曰是吾子政也彼為吾犂
面吾何愛女子身不揚吾子名耶抱政尸哭絕行脉而死

熊相攻秦非熊槐

楚懷王熊槐十一年以蕪秦故六國始連兵攻秦而楚為之長
秦出師敗之六國皆引而歸據秦詛楚文碑熊相率諸侯之兵
以加臨我宋方相攻楚自成王之後未嘗與秦為難蓋熊相以
熊相為槐耳碑又云熊相背十八世之詛盟今世家所載自成
王至熊相才十七世耳又云楚取我邊城新隍及柳長而史記
止言六國退取而已繇是知簡策之不足盡信而碑刻之尤可
貴也

路史楚熊繹初封丹陽今秣歸武陵枝江亦曰丹陽楚文王都
南郢即江陵又謂故郢昭王避吳遷都今宜城為北郢即郢州
惠王遷鄢在宜城考烈王自陳徙壽春

黃金臺

史記燕昭王為郭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新序通鑑皆言築宮後
燕孔融謂昭築臺以延隗梁任昉謂臺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

人呼賢士臺亦曰招賢臺始有臺名而無黃金字李善引上谷
群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其上以延
天下士水經注云固安縣有黃金臺遺址

邯鄲

邯山名鄆盡也邯山至此盡故名邯鄲

孟嘗君

孟嘗君之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孟嘗君知之居暮年具
車馬皮幣送舍人事衛已止侵齊之師戰國策

五月五日生

五月五日生齊田文漢王鳳胡廣晉紀邁王鎮惡北齊高綽唐
崔信明張嘉西夏趙元昊宋徽宗金進士田特秀特秀年二十
五舉於鄉鄉試府試省試殿試皆第五年五十五又五月五日
卒

廉頗墓

清河縣西三十里廉頗墓近絲隄山西趙城亦有墓

白起詔粟

武安縣南十二里栗山秦白起拒趙廉頗處起糧將絕命將士以布囊盛粟積至山巔趙軍乃退土人至今呼為栗山

叢臺

叢臺在邯鄲城東世傳趙武靈王所築顏師古注云以其連聚非一故曰叢臺

嘉靖丙午邯鄲知縣信陽董威修叢臺臺內剝出金人詩石二又得井一幹豈井又先於臺耶

羅敷

秦羅敷崔豹古今注曰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寘酒欲奪焉羅敷乃彈箏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趙王乃止樂府解題曰古詞言羅敷採桑為使君所邀盛誇其夫為侍中郎以拒之與前說不同若陸機扶桑升朝暉但歌美人好合與古辭始同而末異矣古辭名曰陌上桑一曰艷歌羅敷行一曰採桑一曰日出東南隅行皆所以詠羅敷也

邯鄲步

班氏叙傳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彷彿又遂失其故步
遂匍匐而歸又按莊子秋水篇壽陵餘子學步於邯鄲未得國
能又失其餘步矣

記里鼓車

記里鼓車秦始皇作玄中記

蜀侯

周赧王元年秦封子通為蜀侯陳壯為相六年陳壯反殺蜀侯
秦伐蜀誅陳壯封子暉為蜀侯十四年蜀侯暉祭山川獻饋於
秦孝文王後母害其寵加毒以進曰饋從二千里來當試之與
近臣嘗近臣斃王怒賜暉劍自裁誅其臣郎中令嬰等華陽國
志此與左傳驪驅誣申生事同而秦之諸子不封得非有鑒於
此耶

白虎

秦莊襄時白虎為害秦募能殺虎者邑萬家金帛稱之於是夷
胸忍曰作白竹弩於高樓上射虎中頭三節白虎賞從群虎瞋
恚盡搏殺群虎大吻而死秦王嘉之曰虎歷四郡害千二百人

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要嫌其夷人乃刻石為盟要後夷人
頃田不租十妻不筭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隻夷犯秦輸清酒
一鍾歷漢至晉專以封虎為事歲出寶錢口四十故世號白虎
復夷一曰板楯蠻常璠華陽國志

荀卿

荀卿師姓馯名背與仲尼同稱子弓者也

荀卿漢志作孫卿避宣帝諱

遺姓

秦本紀丞相綰姓王御史大夫劫姓馮

李斯

李斯字通古

孟姜女

孟姜女許氏居長故名孟姜陝西同官人夫為范即秦築長城
由臨洮抵遼左即操版築於遠無定期姜女製衣萬里間閔至
則即死遂哭卒土人選高阜祀之曰望夫石石上有亂杵跡永
平府志

孟姜女澧州人夫稱范即役長城死姜女哭晝夜不輟負骨歸
至同官金山巖力竭死同官人為祠即其骸塑像楚寶國朝古
王崇古中丞按冝君過祠下有詩序曰昔秦發徒築長城即婚
三日以役行姜製寒衣引針刺院竹葉盡生絲嘗登江邊臺望
夫楚今遺刺竹種望夫臺址徙赴塞覓郎道出曲沃適澮河漲
不克濟姜怨哭以手拍河崖印入土中世遠土剝手跡仍存秦
法惰工者死瘞城中范即罹焉姜至塞覓夫已死繞城大哭城
傾骸見乃刺血試獲即首負以歸次冝君山麓渴甚一矢泉涌
飲水復行三十里秦兵追之不及自度力竭不能歸遲回潦水
山谷間乃囓石工甃石為洞瘞郎首尋坐而斃留金釵石隙中
時復隱見土人即洞立祠祀其夫婦

坑儒谷

秦既改古文為篆隸患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拜為郎凡
七百人又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硯谷中溫處瓜實乃詔博士
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為伏機諸生方相論難因發
機陷之後人號其處曰愍儒鄉漢衛宏古文奇字序

呂母塚

呂不韋妻先塋北邙名呂母塚

高漸離

高漸離舉筑擊秦王中贖秦王病創死論衡此與史記不同豈秦史諱之耶潘岳西征賦筇聲厲而高奮狙潛鈆以脫贖

秦始皇壁銘

秦始皇三十七年游會稽還登句曲北山埋白壁一雙深七尺李斯銘刻云始皇聖德平章江山巡狩蒼川勒石素壁太平

清話

泰山秦碑

泰山秦碑李斯篆額半沒於土當事者移署御史行署中石已中斷臣斯臣去疾等字尚可辨而曲折屈處不相聯屬

秦駐山碑

海鹽秦駐山碑史記失載前賢灼灼後聖茂哉始皇承天越受帝命業超上古殲周滅鄭七雄靡餘六國是併功齊太古道深前王埒炎均昊美冠顯黃道靈七代敬構商堂縱聖凝神

署當作置

將記萬幾菴藹餘輝蜚聲萬祀海鹽縣志

鞭石

始皇以術召石自行城陽十一山石盡起立嶷嶷東傾如相隨之狀又云有神人能歐石下海石去不駛神人輒鞭之皆流血今召石山石色悉赤隱疹如鞭撻痕三齊略記

會稽秦碑

會稽山秦碑李斯篆世傳在秦望山莫知所在有言秦望東南之何山會稽尉梁君登山果見之碑石僅存磨滅已盡墨片紙

而還王梅溪集

追謚秦皇帝

嘉靖間黎陽貢士孟思正甫補謚始皇帝抗醜逆天虐民曰抗怙威肆行曰醜胡亥幽皇帝壅遏不通曰幽子嬰愍皇帝在國逢難曰愍見龍川文集 秦時有正先非刺趙高不勝而死高威自其成見京房傳

長城

秦長城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今長城僅及其半

宣府志曰秦隋誠虐矣彼先秦而城塞者不有陰山高關之役如趙武靈者乎不有造陽襄平之役如燕昭王者乎不有隴西北地上郡之役如秦昭王者乎先隋而城塞者不有造光祿勳出塞之役如漢武者乎不有馬陵戍至土墜之役如魏孝靜者乎不有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塢紇戍之役如北齊文宣者乎秦隋以是斃而周燕趙漢魏齊之斃非以是則其卹民情與弗恤憫民勞與弗憫者異也若曰鑒於秦隋罷備邊諸令休天子吏民焉略取去矣然休吏民耶休吏民耶

王次仲

水經載王次仲變蒼頡書為隸秦皇三台不至令檻車送之次仲化為大鳥落翮居庸山中今槐延慶城北有大翮山則落翮之事果信然乎意者次仲當焚坑時知天下必不可仕姑託此以遯世乎抑或使者累承詔舍姑曲為之詞以避時之峻法乎夫神異之術特聖賢不言要之穿壤間變態何所不有今置落翮事勿論即如其隸學信非窮神知化者不能也而安得不謂之賢乎余懼儒生曲士以此傳為好異惑人故附着其說如此

宣府鎮志

呂不韋之後

漢武帝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家族居象牢以嘉為不韋後後因縣名不韋以章其先人之惡東漢永昌郡治此

魏王子騫

武夷魏王子騫仙去頭驢留於人間幾千年矣觀中道士重襲藏之間出示客乃為樊御史所墓墓沈明臣豐對樓集

項羽

下相里鶴梧桐古蹟土人云項

湖州卞山楚王廟碑梁簡文作云羽事佛不殺唐丘除有項王蔬食文陳

保定唐縣西北七十里鴻山關項羽於此見郡鴈曰我當南面射中其一及射不中時人知羽終不能濟一統志

湖州城北舊為項羽所起吳中故址其門曰霸王門橋曰楚帝橋

范增井

范增井在巢縣廳旁云是其故宅

項伯

項伯名纏字伯高帝賜姓劉漢書功臣表射陽侯劉纏顏師古注云即項伯也索隱田云項伯字子陵

鷓鴣井

臨城縣西北二十里鷓鴣井碑記云沛公避難井中有雙鴿集井上追者不疑遂得免一統志

吕后父

吕后父善相人相經云吕公名文字叔平

陳平

陳平字孺子今陽武車下里古蒲鄉也古宰社處也陽武縣志

陳餘

臨城縣東南五里鈞盤山相傳韓信收陳餘於此餘問其地曰鈞盤山餘曰魚遇鈞鈞吾其亡矣遇害一統志

叔孫通

叔孫通名何字通楚漢春秋

侯公

漢金鄉侯長君碑言侯公納策濟太上皇於鴻溝之厄謚安國君曾孫黼封明統侯光武中興玄孫霸為大司空封於陵侯避暑錄話

紀信

紀信四川安溪人子通高后八年周勃討諸呂通時掌符節納北軍竟成安劉之功四川通志

紀信墓一在鞏昌府秦州北門墓側有廟

正統三年追封紀信榮澤侯謚忠烈

蕭何

未城縣西南鄴縣鄉漢置縣屬沛郡舊志為漢蕭何食邑鄴縣城東有何廟與墓及造律臺其東又有丘生墓丘與何同定律令

韓信

韓信拜將壇在漢中府城南濠上

慶雲縣東二十里掛甲口相傳韓信下齊魯於此地掛甲至今老木猶多樛曲形

眉州張大齡支離漫語云淮陰侯夷三族世皆云無後矣而余會廣中人言曰吾鄉有韋土官者自云淮陰後當鍾室難作侯家有客匿其三歲兒知蕭相國素與侯知己不得已為皇后所劫私往見之微示侯無後意相國仰天歎曰寃哉泪淫淫下客見其誠以情告相國驚曰若能匿淮陰兒乎中國不可居矣急跳南粵我與趙佗善佗亦重侯必能保此兒遂作書遣客匿兒於佗曰此淮陰侯兒公善視之佗養以為子而封之海濱賜姓韋用韓之半也今其族世豪於海端聞有鄮侯所遺之書尉佗所賜之記勒之鼎器

丁公

高帝殺丁公

四皓

東園公轅秉字宣明綺里季朱暉字文季夏黃公崔廓字少通齊人用里先生周述字元道河內人並隱商山廖道南楚紀

四皓墓商州金雞原

夏黃公墓在慈谿縣西南三十里慈谿縣志

應曜隱居淮上與四皓同徵不出

戚夫人

西鄉縣洋川戚夫人生處高帝寵之夫人思慕本鄉追求洋川之舊高帝為驛致長安蠲復其鄉更名曰洋用表夫人誕載之休洋河在西鄉東二十里

張良

洪适容齋隨筆論張良無後按良生不疑不疑生興興生默默生金金生千秋千秋生高高生睦後漢為蜀郡太守始居吳睦

生嗣嗣生皓

又張良少子辟疆

頡羹侯

頡羹侯劉信嘗置七門三堰於舒城溉田二萬頃河渠書不載宋劉邠貢父為廬州從事始著之見七門廟記

頡羹侯塚在滁州境今求之不得滁陽志

堯舜禹湯

漢初宮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各主

衣服

未央宮

程大昌雍錄曰唐貞觀七年帝從太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帝捧觴上壽余嘗恠是宮建於漢至貞觀間幾八百年中間離亂甚多理自不存又後漢書云王莽取未央宮被焚更始居長樂朝群臣則後漢之初未央已焚何尚有未央可以置酒 考之石虎建武十一年發雍梁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又隋文帝移都大興城因其遺址增修宮側未央池漢武庫及樗里子之墓用此推之雖多更喪亂僭竊迭居必謂高帝遺跡故葺治者不廢是大昌未見唐宋之間李義李嶠趙彥昭長安故城未央宮應制詩也細讀四詩備稱荒涼之地是設幔城於故基而宴也凡前代之事非有証據以臆計者皆是類也李應祥雍勝略

甘泉宮

程大昌雍錄古以甘泉名宮者三秦之甘泉在渭南漢之甘泉在雲陽縣磨石嶺上隋之甘泉在鄠縣李應祥雍勝略曰秦本紀始皇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已而更名為極廟自極廟

道通驪山作甘泉殿前築甬道自咸陽屬之則甘泉前後必近
上林即鄂縣也秦之甘泉與隋之甘泉正同一地安知隋宮不
襲秦舊耶

長樂宮

長樂宮前殿東西四十九丈七尺西杼中二十五丈深十二丈
杼一作序

諸陵

漢諸陵皆高十二丈方一百二十步惟茂陵十四丈方百四十
步閔中記

漢紀

荀悅漢紀高皇后諱雉之字曰野雞太宗孝文皇帝諱恒之字
曰常孝景皇帝諱啟之字曰開世宗孝武皇帝諱徹之字曰通
孝元皇帝諱奭之字曰盛較漢書多一之字

許負

許負河內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為明雌亭侯漢魏春秋裴松
之曰今江東乎母為負孔衍以許負為婦人如為有似然漢高

祖時封皆列侯未有鄉亭之爵疑此封為不然

成進諫擊匈奴

高帝擊冒頓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主父偃傳

陽甲城

西安郡志前元時有人嘗言於京師一朝士家見一雜書載陽甲城之說曰陽生於子而天開甲始也漢有天下是為一代開天之始陽始生以期福祿於未艾見其宮名未央可見秦王誠

南北軍

南軍所以衛宮城者也主之者衛尉其屬有南北宮二衛士左右二都侯南屯公車蒼頭玄武北屯朱雀東明朔平八司馬凡衛士二千四百六十九人然衛尉主兵殿外而主兵殿門內則為光祿勳其屬有左右五郎中郎將虎賁羽林即左右監凡衛士三千四百六十一人北軍所以衛京城也主之者中尉其屬有中壘越騎步兵長水射聲屯騎胡騎虎賁八屯校尉而胡騎不嘗

置惟中壘射聲虎賁屯騎在城中餘屯則皆留城外總軍士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而胡騎虜賁所領士數無所考以上共計軍士九千四百餘人京衛單弱僅可備徼巡已耳何以禦巨測也且高帝十一年發中尉卒軍壩上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軍長安武帝以衛尉擊南粵宣帝又以羽林伏飛諸兵擊諸羌恐抽銳以往營衛益虛似高帝建軍尚有遺法

王禕記

未央宮瓦

未央宮瓦面徑五寸圍一尺六寸強有四篆字字凡六等曰藻并天下曰長樂未央曰儲胥未央曰長生無極曰萬壽無疆曰永壽無疆面至背厚一寸強其背亦可磨墨質稍粗比銅雀臺瓦為少劣

陸賈新語賈誼新書偽撰

陸賈新語賈誼新書皆偽撰也高帝才取高生乃能俛首竟讀讀輒稱善左右皆呼萬歲此宜有甚當帝心者今其詞剽襲牽綴了無發明於秦漢興滅之所以令高帝見之不當與儒冠同溺耶奈何得號新語也賈太傅命世才也其所論著宜卓絕雄

壽舊釋詁
作奉

快尤強人意新書所有乃是全取治安諸疏語破析補葺小有異同耳吾每讀誼文使人神往一經贗手遂萎然不振何異鈔殿材作蝸牛廬哉胎教篇所引青史子其言甚正有先王之遺今不傳於世班固列於小說何也黃輝

薄太后

蔚州城東二十里漢代縣文帝所生其西北四里有薄家莊薄太后家所居也

伏生女

伏生女義娥傳尚書於晁錯

樊噲

樊噲原武縣人從母李嫁於沛遂為沛人今原武有舞陽侯廟甚靈應

孫卬

漢初匈奴老上寇朝那蕭關北地都尉孫卬死之今涇州東二里朝那廟不知何代封朝那蓋國大王祠於東山之麓有禱輒應一統志

文翁

蜀文翁舒人曹學佺兩河行稿文翁名黨蜀人諱之但稱翁

周亞夫

景州城西三里許周亞夫祠墓周圍蒔以柳名曰細柳營蓋取屯軍細柳之義

原武縣城東北數里古塚云漢條侯周亞夫墓四周皆磚封可三十餘步堅甚擲之作金鉄聲史記周亞夫其卷人也原武本古卷衍地或亞夫先塋

楚王戊太子

西京雜記長安大明宮宣政殿初就每夜見數騎游徃其間高宗勅巫祝劉明奴問其所由鬼云我是漢楚王戊太子死葬於此明奴曰按書戊與七國反誅死_後後焉得其子死於此鬼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從坐後病死天子於此葬我漢書自有遺誤耳明奴因宣詔與改葬鬼喜曰若改下極為幸甚今在殿東北入地丈餘我死時天子殮我玉魚一雙今猶未朽必以此相送勿見奪也明奴遂奏聞有勅改葬海外及發掘玉魚完

然見在棺柩之屬朽爛已盡自是其事遂絕

董仲舒

廣川今景州嘉穀鄉有曰廣川鎮故城清和北鄉有曰董學村二村相去甚近元翰林學士曹元用記董子祠堂云廣川屬藻冀都郡今景州舊縣是也縣西南鄉有廣川鎮其別墅曰董家里有祠元末兵廢明初以廣川為景州以董學入故城又冀州棗強縣亦志董子為邑人似妄又東光縣董子墓一統志云墓在西安府城南六里

宋程泰之題秘書省春秋繁露後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某所進觀其意詞淺薄間撮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此固疑非董氏本書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為之名似非一書今董某所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祐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今書皆無之寰宇記曰玉皇驅車谷口通典曰劍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韞之在前朱雀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

人之盛飾也此四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製全不相似夫然後敢言今書之非真本也牛亨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荅曰綴玉而下色如繁露也則繁露者古冕之旒似露似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佑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已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為託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為文有名連珠者其照貫物象以達已意略與杜佑引所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形窮者是也以連珠言古體其殆繁露之自出與其名與體皆契合無殊矣

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故新壯十日而一游於房中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繁露

七

枚乘七發後有傳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廣七廣劉向七略劉梁七舉崔琦七蠲桓麟七况李尤七款劉廣七興曹子建七啟徐幹七喻王粲七釋劉邵七華陸機七微孔偉七引湛方生七歡張協七命顧延之七懌竟陵王七要蕭子範七誘諸

公馳騁文詞而欲齊驅枚乘大抵機括相同而優劣判矣趙王枕易曰七發來自鬼谷子七箱之篇謝榛四溟山人集

酒池

太平寰宇記武帝作酒池以誇卷胡飲以鉄杯重不能舉皆抵牛飲

巨靈

武帝時東郡短人長七寸名巨靈光武時潁川張仲師長二尺

壺關三老

壺關三老狐茂

詛呪

漢武帝令丁夫人維揚虞初等以方祠詛呪匈奴大宛日與神君文成等游故其後卒有巫蠱之禍父子夫婦君臣之間坐夷滅者不可勝記然周禮宗伯之屬詛呪掌盟詛司巫掌群巫之政至以男巫女巫不一而足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至致地祇物鬼則三代已有之矣魯謂周公作法而有是乎五雜俎

蜀

常璩叙蜀志上下數千年如指諸掌其曰蜀之為國肇於人皇
與巴同囿至黃帝為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子高陽是為帝嚳
封其支庶於蜀歷夏商周武王代紂與蜀焉地稱天府原曰華
陽故其精靈則井絡垂耀江漢遵流帝以會昌神以建福其卦
值坤故多斑采文章其辰值未故尚滋味德在少昊故好辛香
星應輿鬼故君子精敏小人鬼黠與秦同分故多悍勇有周之
世限以秦巴不與春秋會盟周共紀綱蜀先稱王始於蠶叢其
目縱死作石棺槨稱縱目人冢次相灌次魚鳧魚鳧王田於湔
山忽得仙道後有王曰杜宇一號杜主時朱提有梁氏女利游
江源宇悅之納為妃移治郫邑改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會
有水火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禪位於開明升西
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鵲鳥鳴故蜀人悲杜宇也開明位號曰叢
帝生廬帝至九世帝復稱王開明王自夢郭移乃徙治成都時
蜀有五丁力士每王薨輒令移立大石長三丈今石筍是也號
曰筍里未有謚列但以五色為主故其廟稱青赤黑黃白帝也
周顯王世蜀有褒漢地曰獵谷中與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

遺蜀王王報之珍玩化為土惠王怒群臣賀曰王當得蜀土天
奉我也惠王乃作石牛五頭置金其後曰牛使金蜀王使使請
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還之嘲秦人
曰東方牧犢兒秦人笑曰我雖牧犢當得蜀也武都丈夫化為
女子美而艷蜀王納為妃不習水土欲去王為東平歌以樂之
無幾物故蜀王哀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為妃作冢高七丈上
有石鏡今成都北角武擔是也後王悲悼作史邪歌龍歸之曲
成都縣內有一方折石圍可六尺長三丈許傳言丁士擔土擔
也公孫述時石折任文公嘆曰噫西方智士死我其應之周顯
王時惠王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大蛇入
穴中一人攬其尾掣之不禁五人相助拙蛇山崩壓殺五丁及
五女蜀王傷之曰命曰五婦塚於平石上為望婦塚作思妻臺
周慎王五年秦從石牛道伐蜀蜀王拒於葭萌取績為秦卒所
害太子亦喪於白鹿山開明氏遂亡周赧王元年秦封子通國
為蜀侯以陳壯為相六年陳壯及殺蜀侯秦伐蜀誅陳壯封子
惲為蜀侯又伐楚取商於之地為黔中郡惠王二十七年使張

儀城成都城郫城臨邛其築城取土城十里因以養魚今萬歲池是也赧王十四年蜀侯惲祭山川獻饋於秦孝文王後母害其寵加毒以進曰餽從二千里來當試之與近臣嘗近臣斃王怒賜惲劍自殺誅其臣郎中令嬰等明年封其子綰為蜀侯十七年葬惲喪車至城北門忽陷入地中蜀人因名門曰咸陽門為立祠有靈禱輒應三十年王疑蜀叛誅綰除侯置守拜李冰蜀守冰號汶山為天門至湔及縣見兩山開如闕因號天彭闕髣髴若見神遂從水上立祀三所穿郫江等水溉灌三郡開稻田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又作三作石人立三水中與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時人青衣有沫水出觸山脇溷崖破害舟船冰發卒鑿平溷岷水神怒冰操刀入水中與神鬪凡蜀諸水皆冰所通又穿廣都鹽井蜀益饒藻初發蜀藻糧助軍收其精銳以補傷疾孝文帝末年文翁為守廣厲學政比於齊魯自漢興至於哀平皇德隆熙牧守仁明宣德立教風雅英偉之士命世挺身生於是璽書交馳於斜谷之南王帛踐乎梁益之鄉秀彥盛出或龍飛紫闥允陟璿璣

或盤桓利居經綸皓素若相如子雲君平輩踵起厥後龍宗有
鱗鳳集有翼世戴其美擅名八區故漢徵八士蜀有四馬自秦
始皇定六國徙豪右於蜀家有鹽銅之利戶專山澤之材結駟
連騎以富相原其由來染秦化故也蜀之世系大都具此教語
璩本欲斥神怪而中竒聞異見亦累世不絕豈偏方之輟氣固
然耶何豫充諸志之平平也五丁或以為一人觀之志文似非
一也馮時可藝海洞酌

常璩以陳永祚所著益部耆舊傳未備遂作華陽國志其序云

漢晉方隆官司星列提封圖簿歲集司室故人君學士蔭高堂
帷幙足綜物土不必待本紀也曩遭阮運函夏滔埏三洲近為
荒裔桑梓曠為長野懼益遐棄城郭靡聞乃攷諸書爰成十篇
資腐帛於顛墻之下求餘光於灰塵之中劇滅者多故有所闕
猶愈於遺忘焉其辨舊訛也曰三皇乘祗車出谷口即今斜谷
也武王伐紂蜀亦從行周貞王十六年秦厲公城南鄭谷道父
通矣而藉力五丁殊未然也世傳蜀王蠶叢間周迴三千歲又
云荆人斃靈死化為蜀帝周襄弘之血變成碧珠杜宇之魄化

為子鵠又言蜀推髻左衽未知書文翁始教知書按蜀記周失紀綱而蜀先王七國皆王蜀又稱帝則蠶叢自王杜宇自帝皆周叔世~~安~~得三千死者不更生况復為帝乎碧珠出不一處豈盡一人之血子鵠鳥或曰雋周四海有之何必在蜀彭祖生蜀為殷太史周末蜀首為秦郡縣故蜀紀曰大人之鄉豈當漢興反稱萊服無文學哉其辨亦彌近理其文質不及壽雅趣殊勝之同上

嚴君平

嚴君平姓莊名遵一作尊注老子指歸

嚴君平友

嚴君平友惠車子衡州人數游三湘久棲南岳衡州府志

公孫弘

公孫弘字次鄉見鄒長債與公孫弘書丹鉛餘錄

公孫敖

將軍公孫敖以目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亡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衛青

霍去病傳

霍去病琴歌

霍去病琴歌 四夷既 諸夏康兮國家安寧樂元央兮載載

干戈兮矢藏兮麒麟來臻鳳凰翔兮與天相保永無疆兮親親
百年各延長兮 古今樂錄

鄒子樂府

樂府青陽朱明西顛玄冥四章係鄒子作漢書

枚乘

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驅車上東門游戲宛與洛
辭兼東都非盡是乘作文心雕龍云孤竹一篇傅毅之詞因學
記聞徐陵玉臺集西北有浮雲以下九篇為乘作凜凜歲云暮
冉冉孤生竹為古詩

李陵臨沅令

李陵為臨沅令後沒匈奴邑人思之立清陵館

大同城北五百里雲南州李陵臺高二丈餘其近有拂雲堆堆

上有祠

八公

壽春八公山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高誘鴻烈解叙
左吳雷被伍被見於史雷被為安所斥而亡之長安上書者疑
不得為賓客之賢也容齋續筆

司馬相如弟子

司馬相如盛覽張叔俱葉榆人覽著賦心四卷華陽國志

文君甕文君盤

文君甕臨邛楊氏於卓王孫故址掘土得之高三尺五寸口員

四尺八寸腹濶九尺五寸足濶四尺下漢篆不可識口面徑徑

二尺厚一寸形製堅渾古式蒼然陳繼儒偶然雜書

文君漆盤南充黃太史輝家出示客袁中郎集

拍梁詩

上林令葡萄金橘桃李梅 急就章款冬貝母薑狼牙亭蘆桔

梗龜骨枯句法同

思子臺

漢武晉惠俱有思子臺眉山史經臣有思子臺賦東坡志林

茂陵

武帝茂陵東去長安城八十里在興平縣東北十七里閔中記云藻諸陵皆高十二丈方一百二十七步惟茂陵高十四丈方百四十步其形方正以漸綑其上而頂平狀類覆斗凡陵皆徙民置邑其旁為戶五千獨長陵茂陵俱萬戶蓋漢諸陵在渭北咸陽原上自東而西高祖長陵惠帝安陵景帝陽陵昭帝平陵及武帝茂陵所謂五陵也茂陵東一里三十步為衛青墓高二丈少東霍去病墓高如青墓而頂銳支旁分巨石矗立其上與冢形不類漢書為塚象祁連山以去病嘗破匈奴於祁連也顏師古云冢上有堅石冢前有石人馬者是也當茂陵東去病墓西稍北有冢視青墓高少減世傳為丞相公孫弘墓茂陵西一里李夫人墓三輔黃圖云東西五十步南北六十步高八丈名留仙臺水經注云其冢形三成世謂為英陵蓋其上為級陛之狀與諸陵所製特異 王禕集

衛太子太子

漢紀始元五年春正月夏陽男子張延年自稱衛太子雋不疑

傳云成方遂又云一姓張名延年

烏孫公主琵琶

漢嫁烏孫公主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心非昭君事

主父偃

宋張舜民曰近歲渭南有田夫得宿藏於土中凡七甕水銀者二金銀者五金銀皆刻主父字按漢主父偃以金取而至於殺其身滅其族今日乃知偃之死非謬也

東方朔疑冢

厭次古城在古平原北二十里有東方朔疑冢七十二

東海孝婦

東海孝婦竇氏于定國雪其寃淮安府志

漢祭金馬碧雞文

持節使者王褒敬移南岷金精神馬縹縹碧雞處南之莽深谿田谷非土之鄉歸來漢德無疆廣於唐虞澤配三皇黃龍龍見見號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為倫歸兮翔兮何事南荒也揚慎金石古文

古詩觸諱

漢法觸諱者有罪古詩盈盈一水間李陵詩獨有盈尊酒正惠帝諱韋孟詩曰實絕我邦犯高帝諱或古人臨文不諱也

趙李

漢書何並傳輕俠趙李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何並曰趙李桀惡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阮籍咏懷詩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為趙飛燕李夫人楊用修謂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趨從微賤尊寵成帝嘗與微行焦周說栝

古今尚書

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註言玄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

漢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

撐犁

予讀匈奴傳不識撐犁事有故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匈奴稱撐犁猶吳人稱天子也皇甫謐春秋

王昭君

漢書竟寧元年呼韓邪來朝言願壻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妃之生一子株累立復妻之生二女至范曄書始言入宮久不見御積怨因掖庭令請行單于臨辭大會昭君豐容靚飾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驚悔欲復留而重失信夷狄然曄不言呼韓邪願壻而言

宮女又言字昭君生二子與前書皆不合其言不願妻其子而昭詔使從胡俗此自烏孫公主非昭君也西京雜記又言元帝使畫工圖宮人皆賂畫工而昭君獨不賂乃惡圖之既行遂按誅毛延壽琴操又言本齊國王穰女端正閑麗未嘗窺看門戶穰以其有異人求之不與年十七進之帝帝以地遠不幸獨賜單于美人嬙對使者越席請往後不願妻其子吞藥而卒蓋其事雜出無所考正自信史尚不同况傳記乎要之琴操最抵牾矣按昭君南郡人今秭歸縣有昭君村人生女必灼艾灸其面慮以色選故也昭君卒葬匈奴謂之青塚晉以文王諱昭號明妃云韓子蒼昭君圖序

昭君有胡笳二十一拍至三十六拍

朱雲殘酷

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陳咸素重雲雲從刺
侯教令上書自訟於是石顯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禁中語下
獄掠治滅死髡為城旦

漢書陳萬年傳

梅福請封

梅福上書略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
人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
封其子孫則國家必受其福

楊雄

新喻簡紹芳曰志載劇秦美新論稱門下中郎大夫臣楊雄上
桓譚新論曰楊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賜出收而內之明日
遂卒李善甘泉賦注引漢書永始四年正月成帝幸甘泉宮雄
從幸還奏賦風之遂卒自永始四年至莽篡漢初始元年則雄
死二十年矣後漢書桓譚傳曰譚數從楊辨析疑異是譚親炙
於雄其所記必可信無疑譚不阿光武識緯之學人品朴直言
議不黨益可信矣漢書作於和帝時因死繼成於曹大家世將

百年耳目懸隔濡染影響虛聞實蔑加之疾忌何所不成如前
所稱雖以老萊之高黔盍之介不足倫擬豈遂甘屈辱輒事奸
莽黃門給事之職已擢於前故無祿位之嘲又見於後言出一
口背馳兩端且稱事莽難曰寂寞倉皇投閣不能更生孱弱儒
官優游經術無克敵之功乏勲戚之舊絕無所恃焉怨
太玄法言精奧古劇秦美斯膚藻揚厲雖曰各種立論不同宜
亦詞氣相類今細玩窮枝略無彷彿非出好事之手必入類
之筆而新室谷永亦字子雲莽大夫之書未必不悞認也

富順李長春曰史稱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
神前事而甄豐子尋劉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棻四裔
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子雲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
之子雲恐不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詔勿問京師為之語
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按藻石渠天祿二閣皆藏秘
書之所並在未央宮北第由石渠而進尚有明光桂宮間之則
天祿更在其北矣子雲初被薦待詔承明據三輔皇圖云未央
宮有承明殿著述之所翼奉又言漢初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

室溫室承明則承明當近前殿稍南矣於石渠已甚遠况天祿
乎據子雲解嘲自言登金馬上玉堂而史又稱其給事黃門夫
金馬門乃宦者署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像立於署門因以為
名子雲時待詔承明故由金馬入黃門以達玉堂曷嘗儼直天
祿乎藉令以校讐為業彼石渠所貯鄴侯圖籍與直廬皆在子
雲不此之寓而乃徑赴天祿而有投閣之事乎然則劉向校
書天祿者又何也予考漢玄武北闕上書奏事謁見之所公
車司馬在焉時以光祿大夫為中朝官而天祿在北趨北闕甚
近向方為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中朝官故可就校天祿耳
子雲既待詔承明宜從蒼龍東闕出入胡由曲折而北乎獨怪
孟堅何其忌子雲之深也

秦和胡正甫曰讀雄傳稱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
言仕莽獨其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
予攷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
年計五十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
十一者又相抵牾矣又攷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

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雄謂為延於莽年者非也其云頌莽妄可知已今年春按部郫縣而雄郫人也讀其邑志得侍郎簡紹芳辨証尤悉以予按之莽自平帝元始間號安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徒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

華亭馮時可曰予友吳文仲曰建始元年至天鳳五年止四十八年雄來京師未必即在成帝五初年又按王音卒在永始二年去天鳳五年三十一年耳即音薦雄何以云不得延於莽年也又謂劇秦美新出於谷永夫谷死成帝時未嘗逮莽也而可以為谷作乎元后崩雄為作誄可謂不仕莽乎前後諸說頗如聚訟然即以漢書斷之云雄年四十餘自蜀至京師大司馬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吏桓譚新語雄年四十六值王音新為政始得為史與漢書四十餘合是歲陽朔三年也以七十一計之其卒當平帝元始五年非天鳳五年也元后死於建國五

五年雄死亦五年矣惡從誅之雄善數學劉棻為雄弟子作符命時稱引其師為重耳非雄自作符命也

郟縣西二十里楊子雲墓萬曆 提學副使泰和郭子章封

樹刊石曰漢楊法玄先生之墓謂所著法言太玄也

楊子雲河東賦義和司日顏倫奉輿顏倫車神名

公主峰

南陽公主下嫁王咸漢綏和間王莽秉政謂咸曰國危世亂但當退而修身咸不能從公主遂於華山結廬歲餘精思丹道乘雲氣冉冉而去咸追之升層雲漠然無跡忽於嶺上見遺朱履一雙取之已化為石後人名其峯曰公主峰

馬適求田強

鉅鹿馬適求以布衣謀誅莽不克死

五溪酋領田強王莽欲錫強銅印強有子十人雄勇過人乃曰吾等漢臣誓不事莽以其三子各將五百人下屯元東各築一城烽火相應田子居上城王子_居中城倉子居下城

西京雜記

西京雜記本出葛稚川世或以為吳均或以為劉子駿據酉陽雜俎稱六朝人欲用西京雜記事既而曰此吳均語不足用蓋吳均專用西京雜記故因以為吳均語非謂吳均作西京雜記也黃勉之曰班固漢書全取劉子駿書特小有異同耳洪又抄集固所不錄者二萬許言命曰西京雜記陳氏樂書言秦咸陽宮有銅人十二列在一筵琴筑等笙各有所執組綬華彩儼若生人下有銅管俾貳工吹而組繩則諸樂並作節調和美與人奏無辨云西京雜記著之今考無焉則闕簡非洪舊矣

常氏兄弟

光武遭王莽之難常氏兄弟十人匿之莽園急兄弟謀代死最季者曰我貌相類斬吾首獻之可免也如言圍解及即位封崇聖公建補子廟為營其墓後九人皆列塋凡十塚密縣志

光武微時子

光武微時過蜀犍為郡之江陽生一子望氣者言江陽有貴兒縣人曰王莽亂求殺之後光武怒為子立祠責江陽人不使冠帶

春陵

春陵今永州之寧遠縣故漢陰道縣春陵節侯買封於此元帝時徙南陽仍號春陵今襄陽之棗陽縣

攀倒井

邯鄲縣西北二十里有井相傳光武逐王郎於此士馬俱渴因無汲具輒攀倒飲之事涉萊唐子初未之信也及親履其地諦視久之則顛倒之狀頗存土人指予曰此水高下不平以繩測之東西相去尚二寸許噫其故難知矣盧龍雲

光武故人牛牢高獲嚴光

牛牢魏郡人

高獲與光武有素引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為吏宜改常性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便辭去方術傳

高獲嘗舉孝廉後適居江南有墓在丹陽池州城西七十里嚴光本姓莊字子陵新野人其妻梅福季女也故蹟遺文子陵年八十終子茂茂生隆隆生卓太平清話

明太祖高皇帝嚴光論曰名爵者民之寶國之賞罰亘古今而

奔走天下豪傑是也禮記曰君命賜則拜而受之其云士矣聘
士於朝加以顯爵拒而不受何其侮哉朕觀此等之徒受君恩
固知所措稟天地而生頗鍾靈秀故不濟人利物愚者雖不知
斯人之奸詭其如鬼神何且彼樂釣於水際將以為自能手不
然非君恩之曠漠何非是耶假使赤眉王卽劉盆子輩混淆未
定之時則光釣於何處當時挈家草莽求食顧命之不暇安得
優游樂釣與今所獲釣者君恩也假使當時聘於朝拒命而不
仕去此而終無人用天子才疎而德薄民受其害天下莽荒若
果如是樂釣與優游與朕觀當時之罪人罪人大者莫過嚴光
周黨之徒不止忘恩終無補報可不恨與

馮異母

馮異從光武其母囑之汝今盡忠莫思盡孝我寧死遂自縊今
廟祀饒陽縣治西曰馮母廟

伏波將軍

伏波將軍前漢路博德後漢馬援陳登夏侯惇魏滿寵甄像孫
禮盧欽晉孫秀葛洪陶延魏晉宋五品後魏北齊從五品梁四

班後周五命

黔貢道番禺

公孫述據蜀謝暹為牂牁郡功曹乃與郡大姓龍傳尹董氏保境為漢遣使從番禺江奉貢光武嘉之並加褒賞號為義戶郭子章曰牂牁道番禺至洛陽即唐蒙之說也羅文恭公作廣輿圖謂烏撒七星関水即牂牁江源折流為盤江經泗城州稱右江達四會番禺入海鄭峯山方伯作牂牁江解濟盤江下流至打罕經泗城州界舟楫始通由二說觀之牂牁的然可通番禺特由貴州入粵西由粵西入廣州由廣州入豫章而後可達中原嗚呼述矣雖然四方倘多故楚蜀之道梗則此一路官滇黔者當留意焉

銅船

馬援鑄造銅船濟海後令沉於渚天霽水微往往望見一名越王舡郡國志今在鬱林州

銅柱

建武十八年馬援平交趾徵側立銅柱南寧界上在欽州古森

峒上鐫銅柱折交人滅交人過其下必擲土石培之
吳黃^武二年都督程普與關羽分界共鑄銅柱為誓衡山縣西北
二十里

唐馬總為安南郡都護獠夷安之建二銅柱於漢故處鏡曰唐
德以明伏波之裔故今左右江各有其一又其一在欽州蠻西
南三百六十里分茆嶺茆草為界

五代晉天福五年庚子上溪州刺史彭士然一曰士愁納土求
盟楚王馬希範立銅柱為界天策府學士李弘皋銘曰金人汗
出鉄馬蹄堅子孫連相九九百年在辰州府城西北百一十里
今溪城對江國朝^彭天寶封宣武將軍世襲

班固漢書

漢書建初中成永元四年班固死范史謂固死獄中女弟大家
應詔踵成其八表天文志此好事之談非實也

宣府鎮城東南三十里燕然山相傳竇憲紀功處
曹大家子毅見文選東征賦注非設

石敢當

急就章有石敢當虛擬人名原無其人也

射鳥辭

明帝東巡有鳥飛鳴乘輿上虎賁即射中之遂作辭曰鳥鳥啞啞引弓射洞中掖陛下壽萬年臣為二千石

陳蕃兩郡懸榻

陳蕃為安樂郡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出惟陳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寘一榻去則懸之周璆傳豫章懸榻見徐禕傳

陳元辨留左氏學

東漢時議立左氏學博士范升奏左氏淺末不宜立廣信陳元上章力辨卒立之前漢劉歆事同

童恢

後漢循吏傳不其令童恢宋長洲王楸考碑乃姓黃非童也野客叢書

章帝耕懷縣

章帝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勿得有所殺伐車可引避引

避之駢馬可輟解輟解之按章帝耕於懷縣今之武陟大義鄉也民至今急本叢耻末作武陟縣志

孝子

郭巨護金半奉母半建寺曰慈仁

文舉生於河南林縣獲金於內丘之金提店卒於肥城
姜詩故居今四川德陽縣所湧泉迄今灌田千頃

泰山都尉孔宙碑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又門生故吏名碑在曲阜孔廟楊慎金石古文曰右孔宙碑陰不云碑陰而云門生故吏名此漢中之碑僅見者前碑云故吏門人陟山采石勒銘示後則此所載皆其人也今按宙門生四十二人門童一人弟子一人故吏八人故民一人隸釋謂漢儒開門授徒親授業者則曰弟子次相傳授則曰門生未冠則曰門童搃而稱之而曰門生舊所治官府其隸屬則曰故吏占籍者則曰故民非吏非民則曰處士素非所隸則曰義士此皆讀漢碑者之所當知

張道陵

張道陵病瘡於丘社中得呪鬼術書遂解使鬼入鶴鳴山自称
天師熹平末為蟒蛇所噏子衡奔走尋屍無所乃假設權方生
糜鶴跡置石崖頂到光和二年遣信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
都衡為系師衡子魯為嗣師以法惑天下李膺蜀記

大人丈人

康翹仁鮫人潛織詩三日丈人嫌樂府焦仲卿妻三日斷五匹
匹丈人故嫌遲後漢范滂謂母為大人史記索隱注韋昭云古
者名男子為丈人尊父嫗為丈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丈
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即張博母也故古詩三日斷五匹丈人
故嫌遲也吟牕雜錄

潛火剛火

漢邊境防守有潛火藏火於籠 詳牂郡母歛縣有剛火 華陽國志

石經

靈帝光和六年刻石經大學講堂前

熹平四年

蔡邕與五官中郎將高堂谿典彈議即張訓

韓說太史令單飈奏定六經邕自書丹於經使工鐫刻立於大

學前再刻

魏正始 年立古篆隸三體石經

北魏世宗神龜元年補石經

唐天寶 年刻石經於長安

何景明曰西安石經唐文宗開成中所刻鄭覃與周墀等進校定九經大字上石及覃以宰相兼祭酒於是進石經一百六十卷舊在務本坊天祐中韓建築新城石本委棄於野朱梁劉鄩守長安幕吏尹王羽白鄩請輦入城鄩方備岐軍之侵謂此非急務王羽詒之曰一旦虜兵臨城碎為矢石亦足以助賊為虐鄩然之乃遷並唐尚書省之西隅宋黎持徒置京兆府始於元祐二年持作新移石經記有曰洛陽蔡邕石經四十六碑及范蔚所見其存者纔十有六餘皆毀壞磨滅云

五代蜀孟昶石刻九經

宋淳化 年刻於開封

高宗紹興 年手書刻於臨安今在杭州府學廟門內

義田

義田瞻族漢樊宏魏裴修北魏崔挺家宋范仲淹元張起巖

手文小同

鄭玄及遺腹孫俱有手文名之曰小同

董永

千乘董永東漢末避兵孝感家貧傭耕以養父父沒貸錢里人裴氏鬻身為奴以荃之乃感神女織絹以償永卒亦荃於父塚側遂名其邑曰孝感

蔡琰

蔡琰胡笳引自書十八章極可觀不謂流落僅餘兩句亦似世人身世耶黃山谷

後漢蔡琰傳載其二詩或疑董卓豈被誅而詩叙以卓亂流入胡為非琰詞此蓋未嘗詳考於史也且卓既擅廢立袁紹等起兵山東以誅卓為名中原大亂卓挾獻帝遷長安是時士大夫豈能皆以家自隨乎則琰之入胡不必在邕誅之後其詩首言偏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強海內興義師欲共誅不詳則指紹輩因可見繼言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羗縱獵圍城邑所向志破

止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閩迥路險且阻則是為
山東兵所掠也其末乃云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則邕尚止
恙尤無疑也蔡寬夫詩話

尉氏縣南四十里隗村保為蔡稜墓相傳子邕耐墓其側稜字
伯直有清白行處俗黨不協於是時垂翼華髮人爵不升年五
十三謚貞定 尉氏 三十五里蔡家莊蔡邕宅墓並先
世之墓今皆在今有廟祀邕墓下有馴兔連理之祥

晉武帝母景獻太后羊氏其母邕之女也

先氏女

永建元年 縣長趙祉遣吏先泥和拜檄巴蜀守過成瑞灘

死子賢求屍不得女終年二十五乃分金珠作二錦囊繫兒頭
下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女終乃乘小船至父沒所哀哭自沈見
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屍俱出至日父子浮出縣言郡太
守蕭登高上之尚書遣戶曹掾為之立碑人為語曰符有先終
樊道張帛求其人天下無有其偶者矣按樊道黃帛張貞妻也
沉身求貞事頗類此女終事同曹娥皆出後漢皆載范史今曹

娥以邯鄲蔡氏賞識盛傳而此事罕知是知文士之操名教也
此本漢事而記出晉人故附之晉乘馮時可

漢壽亭侯

漢昭烈初勸進表首列銜曰前將軍漢壽亭侯關羽

張魯母

張魯以鬼道見信於益州牧劉焉魯母有少容往來焉家
張魯曰寧為曹公奴不為劉備客

陶謙

徐州牧陶謙以破西羌功封潁陽侯子孫家潁陽恭祖墓在今
大石山麓

魯王梁王二策

蜀漢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許靖立子永為魯王理為梁王賜
永策曰小子永受茲青土朕承天序繼統大業遵修稽古建爾
國家封於東土奄有龜蒙世為籓輔於戲恭朕之詔唯彼魯邦
一變適道風化存焉人之好德世茲懿美王其秉心率禮綏爾
士民是享是宜其戒之哉賜理策曰小子理朕統漢序祇順天

木牛流馬造法明
載于通典

命遵脩典秩建爾於東為漢藩輔唯彼梁王畿甸之邦民狎教
化易遵以禮徃悉乃心懷保黎庶以永爾國王其敬之哉
按蜀僅一隅梁雖畿甸而魯則隔甚繫爵也可也周魯事失實
作者之過也

木牛流馬

木牛即今小車有前轆者涿馬即今獨推者民間謂之江州車
子事物考

車之為制其來雖久或蜀中所無孔明以運道不便始教人為
之而制或少異故亦異其名以義推之則木牛為小車流馬或
小舟如今竹箒之類今民間搥木石短扛皆名牛江南小車有
名羊頭者而南京有風馬快船則孔明之以木牛流馬名其車
舟又何異哉略問禮萬一棊集

諸葛亮

晉桓溫入蜀諸葛孔明之小史尚存時年一百七十矣溫問曰
諸葛公有何過人史曰亦未見其有過人處溫便有矜色史良
久曰但自諸葛公以後便未見有妥當如公者

諸葛武侯八陣圖有四一在夔州之永安宮南江灘一在新都之彌牟鎮一在成都之棊盤市一在沔陽之高坪故壘新都今滇南劉文徵曰世傳夔州之石新都之木或遷或夷終復原所似若有神物呵護之者郭子章曰是說也出於三國演義迷陸遜涂而杜甫詩亦有江涑石不轉之句遂神其事以為不朽夫演義小說家不足信石在江中勢自不轉豈必八陣圖哉且後人愛孔明并存其蹟勿夷勿徙是甘棠耳且陣圖有四夔州石存新都以在郊外存如成都市夷為居室沔陽營浮為沙石又何不護呵之手郭子章蜀草

楊慎滇略按武武侯於滇威德最遠詎今二千年猶人祠而家祝之其遺蹟故址散見諸郡者不可殫述雲南則有諸葛營及刻碑文曰碑即什蠻為漢奴夷有過者嘗以石指之有盟蠻臺大理有畫卦臺天威軍徑諸葛城故壘及印篆臨安有諸葛山永昌有諸葛營旂臺糧堆打牛坪諸葛寨諸葛堰楚雄有破軍山臥龍岡湯團箐武臺擊州營曲靖有盟夷山分秦山八塔雙井澂江有諸葛營蒙化有魏寶山玄珠白塔鶴慶有諸葛寨泉及

池姚安有武侯塔遺壘故城武定有故城諸葛營北勝有祭鋒
臺隴川有孔明寄箭山普耳有孔明營壘車里有孔明碑其他
祠廟未可勝數諸蠻之人畏之如天地愛之若祖考革面革心
悠久無斃嗚呼其亦可謂聖而不可知也已

郭子章黔記貴州會城有藏甲巖畢節七星閣烏撒有插槍巖
黎平有諸葛營皆所在謹祀之

龐統

襄陽龐統故宅廢為雲封寺屋僧居之廵撫陳

改建鳳樓

書院襄陽府志

關羽

關雲長公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

許州有關羽一宅兩院遺址

關羽請於曹操求納秦宜祿妻見常璿華陽國志

孟獲說夷

益州大姓雍闓附吳授永昌太守扇惑諸夷荅都護李嚴書曰
愚聞天無二日土無二主今天下派分正朔有三遠人惶惑不

知所歸使建寧孟護說夷叟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
蟠腦三斛斲木構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否夷為然皆從闔斷
木堅剛性委曲高不至二丈故獲以欺夷雲南統志通志

梁父吟

孔明梁父吟步出齊東門遙望蕩陰里樂府解題作遙望陰陽
里青州有陰陽里田疆古冶子解題作田疆固野子

嚴滄浪詩話

張飛

張飛字益德俗作翼德

新都縣真多山張飛題名王方平採藥此山童子歌玉爐三間
雪信宿乃行江流縣紀功題名云漢將張飛率精兵萬人大破
賊首張郃於八蒙立馬勒石四川藝文志

馬稷

蜀志向朗傳朗隨亮漢中素與馬稷善街亭之敗稷亡朗知情
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夫諛既取矣不即歸死司取捕而後
得之不誅又奚待乎王世貞

閔興

關羽子興字安興 閩人張寔云關將軍本傳氏嘗避難而逃
追者詰之誤應曰關氏遂姓關

廖式

廖化從諸葛亮南征封中鄉侯時呂岱督兵陸口遂徙家蒲圻
宗人廖式起兵應亮謀恢漢業不克死之舉族自蒲圻遷於衡
山楚紀

郤正張通

秘書令郤正殿中監張通舍妻子隨後主於洛陽





設氏
遷
樂林
亦字
徐湘
品天
三集
卷

秦宜福壽

